

清代史論



清代史論

聯棠



會文堂書局發行

國 民 應 酬 彙 編

全書五百數十餘頁分訂四大厚冊



日用必需舟車必備



民國肇建百度維新上自政教之大下逮日用之細莫不因時制宜斷與國體相合國民生當其時酬世之道斷不容再拘舊習本局有鑒於此因就國體改革以來一切關於應酬之事廣搜精擇彙集成書以謀進國民普通之智識改良國民日用之需要及乎共和再奠規制重新爰更大加增修務求詳審內分十三大類爲目四百五十爲式百有十五爲圖二十有八爲表三十有四包羅宏富細大不遺新國民酬世之道盡於此矣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上海會  
文堂書  
局發行

序

史諦夥矣而體製最精脗炙人口者莫如呂東萊博議暨張天如歷代史評王船山讀通鑑論三書博議僅叙列國事天如史評終元船山讀通鑑論訖于宋後之踵作者雖有所聞大率至明季而止有清一代之史論無極著者當清帝退位以前二百數十年之事蹟非無可稽而羈於忌諱拘文章義固未敢驟加論定即間有論清事者亦惟援据一二端約畧引伸褒多貶少於史論無當也迄今距清帝退位已四載矣修史之舉固中央之特權而私家著述亦例所勿禁坊間所行之清史因此迭出然皆詳于敘述略於論斷讀者憾焉蔡君東藩究心史學於清代史尤加注意平居輒從事稽攷提要鉤元每錄一事必抒心得語數百言事為之經文為之緯約得二百則予取而讀之所叙十二朝事實類皆關係重要於內政外交之舉大端燦然具列要言不煩同條共貫固史家筆法也若夫因事生文因文明理不苟

異不苟同既無致堂偏激之嫌復無雲航迂濶之弊其斷制也謹而嚴  
平沓者讀之足以約其庸其遣詞也清而醒允罔者讀之足以破其昏其  
推闡也疏而宕板滯者讀之足以淪其冥其援證也縟而切字疎者讀之  
足以坭其該文體不求高古而以供普通學子之觀摩殆所謂適當其  
可者是書一出不脛而走可以逆料寧待後世之有揚子雲哉況近今  
令甲新頒各項考試注重史論學者方以未窺清史諦為憾得此一書  
其受海內之歡迎也益可知矣亟付諸石印以公同好並書此以弁簡端  
民國四年十一月會文局主人序

自叙

史體莫高於麟經史例莫備於龍門班范而下似不古  
若然精心結撰卓成一家雖有小疵勿容沒焉史評史  
論盛於唐宋殆亦皆博覽精思而成者清乾隆時袁集  
遺編彙成四庫全書史部存目不勝數而內列史評一  
類括史論於其中僅得百種所未采入者甚夥當時以  
徒訟是非無關得失少之實則文網森嚴箝束言論稍  
犯忌諱即屏勿錄如王船山讀通鑑論上下古今蔚稱  
鉅作特以其語干時忌不惟棄置且加禁焉嗣經湘鄉  
曾氏琴行盛傳於世則知名人史論自有可傳之價值  
專制時代之評騭不足據也鄙人不才未足語史亦未  
敢論史但生平喜涉獵史宓於清代之內政外交關係  
重大者尤不憚鉤考成書隨時節錄暇則附以臆說竊

清代史論 自叙 一會大書 四行

不自揆以爲論史在別具眼光當就事論事不當就時  
論事有清得國二百數十年嘉道以前稱盛世而未必  
無過舉嘉道以後爲衰世而未必無善政貿然下筆褒  
不當褒貶不當貶胷中第互一盛衰之見以爲文豈定  
論乎哉鄙人固自媿無論史才第偶有所見筆諸寸楮  
旬積月儲寢成卷帙非欲出而問世聊以誌一代之得  
失與夫治亂興衰之前因後果供按席間之叅攷已爾  
適會文局主人見是編推爲近世初見之作慙庸印計  
不便力却爰持加釐訂益以箋注付諸騰印古人不敢  
希以此供一般學子暇覽之資或者不無裨益海內宏  
達幸勿哂我操觚也古越蔡邕東藩甫識

例言

一本編踵東萊博議天如歷代史論船山讀通鑑論體例悉心編纂首標目次敘事次論文冠以朝名為論述清史之專書

一清代自天命朝起至宣統朝止凡十二朝其間康熙乾隆道光光緒四世享年較永事實較多本編每朝一卷惟此四朝則各成二卷共十六卷

一標目之準的就清代十二朝之內政外交提綱挈要逐條揭櫫或一事一目或一事數目皆依事之先後以為序其僅屬箇人行誼無關羣治者姑從闕略

一每題目下各敘明事實備述巔末年月亦均載入且逐篇多銜接而下分則互殊合則一貫即格於時例兩不相屬亦必先後呼應遙為接續故就敘事一項彙覽全文可作一部清代史略讀末卷敘事間有略節處希閱者諒之

一論文以醒豁為主力避奧衍寓意亦期歸平允不敢妄毀不欲曲諛凡一切



古僻艱深之語及偏激虛構之譚概不闌入

一文中引用史事及地理并所采詞料稍煩索解者於每篇下逐加注釋按次載明閱者得此可省檢查之力

一文字之節族句讀之長短概施圈點以醒眉目敘事注釋亦均加點為閱者瀏覽之助

一撰述是書時所資之參攷書不下數十百種惟皆擇其碯鑿可據者始敢采入其近於怪誕離奇俳諧鄙褻者均擯勿錄

一清史尚無官書可攷國史館實錄等存稿又無從盡窺而論述清史者尤屬罕聞本編不揣譎陋舛為是舉疏漏舛誤自知不免海內大雅肯隨時教正之是為至幸

●清代帝系圖

(一) 太祖努爾哈赤 紀元天命在位十一年  
(二) 太宗皇太極 紀元天聰凡九年改元崇德凡八年共在位十七年

(三) 世祖福臨 紀元順治在位十八年  
(四) 聖祖玄燁 紀元康熙在位六十一年

(五) 世宗胤禛 紀元雍正正在位十三年  
(六) 高宗弘曆 紀元乾隆在位六十年

(七) 仁宗顯琰 紀元嘉慶在位二十五年  
(八) 宣宗旻寧 紀元道光在位三十年

(九) 文宗奕訢 紀元咸豐在位十一年  
(十) 穆宗載淳 紀元同治在位十三年

醇王奕譞  
(十一) 德宗載灃 紀元光緒在位三十四年

醇王載灃  
(十二) 宣統帝溥儀 在位三年



自清太祖紀元起至宣統帝止共二百九十六年自世祖入關起至宣統  
帝退位凡二百六十八年

清代史論目次

例言

清代帝系圖

第一卷

天命朝

滿州世系之由來

太祖起兵討尼堪外蘭

統一滿州部落及擊敗

扈倫各部之聯軍

葉赫之滅亡

以七大恨告天誓師攻明

明軍

四路之敗沒

遼瀋之役

移都瀋陽

廣寧之陷

明孫承宗之防

遼寧遠撤圍

第二卷

天聰朝  
崇德朝

太宗之繼立

明袁崇煥之議和

寧錦之攻守

遵化之進兵

以

反間計殺袁崇煥

明都諸將之戰歿

大小凌河之役

平察哈爾

以上天聰朝

改元崇德

征服朝鮮

三次入塞

松山及錦州之降

八旗兵制

以上崇德朝

### 第三卷

#### 順治朝

多爾袞率師入關

世祖定鼎燕京

勦滅李自成

明福王之擁立

及敗亡

史可法殉明

明魯唐二王始末

張獻忠伏誅

明桂王

之割據

諸方鎮之通表永曆

多爾袞身後罪案

皇后博爾濟錦

氏之被廢

立內十三衙門嚴禁中官預政

鄭成功沿海之侵略

### 第四卷

#### 康熙朝

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

吳三桂弑故明桂王於雲南

湯

若望南懷仁之進用

徙藩之議

吳三桂叛清

閩粵二藩之起滅

平定三藩

收服臺灣

開博學鴻詞科

詔舉清廉各官

中俄

交涉之原因 尼布楚條約

第五卷

康熙朝

南巡治河 五臺山之巡幸 夏逢龍之亂 噶爾丹寇邊 三征噶

爾丹 太子胤初之一再被廢 戴名世南山集之獄 定滋生人丁

永不加賦之制 表彰理學之功效 西藏肇亂之由來 策妄阿布

坦侵藏及清軍平藏始末 臺灣朱一貴之變

第六卷

雍正朝

世宗踐位 立密建皇儲法 增改官制之大略 各省丁銀攤入地

畝徵收 命各省奴隸改業削除舊籍 戡定青海 允禩允禵等之

拘禁 年羹堯隆科多罪案 文字獄之迭興 與俄羅斯訂恰克圖

互市界約 傅爾丹和通泊之敗 策凌大破準寇於額爾德尼昭

苗族改土歸流

第七卷

乾隆朝

高宗初政之寬大 平定黔苗 重定樂章專設樂部 鄂爾泰張廷

王之黨爭 復開博學鴻詞科及詔舉經術士 大金川之役 訥親

張廣泗罪狀 俘準酋達瓦齊 阿睦撤納之叛與清軍前後之失機

蕩平準部 胡中藻徐述夔王錫侯之獄 六巡江浙

第八卷

乾隆朝

回部大小和卓木之起滅 烏什及昌吉之亂 中緬衝突之由來

征緬之結果 暹羅內附 兩金川之再定 命福康安平臺灣殺其

總兵柴大紀 征撫安南 降服廓爾喀 西藏善後政策 開千叟

宴製十全記 和坤之貪橫

第九卷

嘉慶朝

仁宗受禪 湘黔苗民之變 白蓮教徒肇亂川楚 仁宗親政後之

方略 平川楚教徒 招撫寧陝新兵之得失 傅鼐治苗政策 閩

浙海盜之騷擾及李長庚之戰歿 肅清海盜 嚴禁外人傳教 中

英之澳門交涉 禁門之變 平天理教徒

第十卷

道光朝

宣宗初年之禁煙政策 頌養正書屋全集於國子監 回疆張格爾

之亂 擒張格爾 浩罕交涉問題 卹南漕海運制 行票鹽法

盧坤羅思舉之平徭 粵東八排徭之就撫 頒行防範洋人貿易章

程 潘文恭之相業

第十一卷



道光朝

林則徐燬鴉片煙於廣州 琦善伊里布之視師 粵東和戰之結果  
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之失守 江浙敗狀 江寧和約 達洪阿姚  
瑩之功罪 琦善奕經等之起用 與法美訂約通商 英軍退還舟  
山約 徐廣縉之拒英入城 粵盜四起

第十二卷

咸豐朝

文宗初政 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 兩湖兩江之連陷 太平天國  
定都江寧 林鳳祥北犯之敗死 曾國藩練勇長沙 太平軍分擾  
長江 曾國藩被困江西及江南大營之潰敗 太平天國之中衰  
英法同盟軍入陷廣州 京津和戰之結局 中俄條約之歷訂 李  
續賓張國樑先後戰死 曾國藩總督兩江曾國荃克復安慶

第十三卷

同治朝

兩宮聽政 殺載垣端華肅順 曾國藩統轄東南 克復蘇州 曾

國荃擊走江寧援軍 平定江寧 太平餘黨之就殲 捻匪之亂

平東西捻 左宗棠平陝甘回岑毓英平雲南回 勅行新政 內監

安得海伏法 天津教案 中日之臺灣交涉

第十四卷

光緒朝

德宗嗣統 煙臺條約 新疆回亂之戡定 收回伊犁 朝鮮交

之發端與天津會議之結果 法越構釁及中法開戰 中法會訂

南條約 緬甸暹羅之棄置 中英之藏印交涉 德宗親政 中日

之戰 馬關議和

第十五卷

光緒朝



三國代索遼東 中俄密約 各國軍港之租借 戊戌變法 西太后三次訓政 拳匪之亂 辛丑和約 俄軍侵入關東 日俄交戰 與清廷中立之結局 英兵入藏後之改訂條約 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預備立憲更定官制 革命黨先後失敗

## 第十六卷

### 宣統朝

宣統帝之嗣位 定滿漢各員服制 中日之關東交涉 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之成立 國會請願問題 禁煙條約 組織新內閣 鐵路國有政策 革命軍之四起 攝政王辭職 清帝退位

清代史論卷一

天命朝

●滿洲世系之由來

清之先世發祥於長白山東。有名布庫里雍順者。相傳為天女所生。以愛新覺羅為姓。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亦作俄漠惠)之野。鄂多理(亦作俄朵里)城國號滿洲。是為清代開基之始。按滿洲源出女真。女真源出靺鞨。靺鞨源出肅慎。史載虞舜二十五年。肅慎氏獻弓矢。(見竹書紀年)即滿洲之遠祖也。宋徽宗政和四年。女真主阿骨打背遼自立。翌年。建國號曰金。滿洲之祖。以愛新覺羅為姓。愛新譯言金也。覺羅即姓氏之義。是滿洲之近系。為女真無疑。自滿洲開國後。數傳至肇祖。名都督孟特穆。移居赫圖阿拉城。(後稱興京)肇祖七傳至努爾哈赤。是謂太祖。太祖出而開拓之業。成焉。疆宗之崛起。其由於大山之鍾毓乎。崑崙為中華山脈之總幹。西北為維首。東北為尾閤。而民族蕃育於西東。因山脈蟠鬱。得靈秀之間氣。遂先後迭興。先導

者為漢族。胚胎於西北。而移殖中原者也。後起者為滿族。孕育於東北。而闖入中土者也。當漢族淳興之初。東北民族無甚表見。惟肅慎氏貢楛矢。見諸史冊。其時玄黃初判。地質漸凝。山脈發端之區。亭毒最先。鍾毓亦最早。故西北已秀起人文。而東北尚闕寂焉。厥後文化之推演。隨山勢而東趨。於是東北人文亦駸駸焉有發皇之勢。肅慎故土。離為七部。總稱靺鞨。靺鞨以後。旋衰復盛。而改號女真。女真云者。殆即肅慎之轉音耶。烏古迺為女真節度使。三傳至阿骨打。拓土稱帝。建國號金。大河兩岸。乘勢橫行。而南北宋屢受其困。蓋已進而奪漢族之片席矣。蒙古興而金為所滅。幾疑強弩之末。難穿魯縞。式微一篇。有同慨者。而不意死灰之大燃於其后也。布庫里雍順者。吾不知其所自出。天女之產。朱果之祥。皆滿人無謂之夸張。不得信為真有。吞玄鳥卵。履大人拇。固我國史乘之先例也。於滿人乎。何尤。但以意度之。則必為女真別部之遺胤。遯居于白山窩集間。據崑崙餘脈。以生以育。以似以續。得一成一旅之假手。遂以此定三姓之亂。而占領鄂多哩城。為滿洲開國之基礎。至努爾哈赤起。席先人遺業。奮

其英武之姿。擴張國勢。并吞各部。而滿洲乃自是强大矣。抑聞之。滿洲名。義本出梵言。其音與曼珠相近。清初西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曼珠二字之命意。華言妙吉祥也。今以此為關東三省之總名。特不過後人之假借。相為沿襲耳。滿洲實族名。繼為國名。而非固有之地名也。要之彊族之奮興。類與地理有關係。王氣初鍾於西北。故漢族先他族而強。迨由西而東。則滿族繼漢族而盛。天地成始亦成終。理固然爾。雖然地無論西東。族無論漢滿。總之皆華胄也。路史肅慎系出顯頊。滿洲之遠祖為肅慎。則亦即為顯頊之後裔。顯頊本黃帝孫。漢族宗黃帝。與滿族之世系殆同出一源者耶。江山無恙。漢滿一家。其亦合力圖存。而毋數典忘祖哉。

注釋

肅慎離為七部

北魏時肅慎故地分七部。一粟末部。二伯咄部。三安車骨部。四拂提部。五號室部。六黑水部。七白山部。總

謂之勿吉。隋唐稱為靺鞨。

女真

靺鞨七部。粟末最強。改國號曰渤海。役屬諸部。渤海衰。烏

古廼

生女真別部。有居阿勒楚喀河側者。曰完顏部。不屬遼者。稱生女真。烏

次子名打女

朱果

長白山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名布勒瑚里。相傳有

吞之。遂孕。生一男。玄鳥卵。帝魯次妃簡狄吞大人拇。帝魯元妃姜嫄。出祀郊名布庫里雍順。白山。即長富集。謂森林。三姓庫里雍順。浮水至。衆異之。疑其為神。遂有娠。生白山。富集。謂森林。三姓庫里雍順。浮水至。衆異之。疑其為神。遂妻以女。推之為主。鄂多理城。在瑚爾哈河源。路史。宋羅奉為貝勒。亂乃定。

太祖起兵討尼堪外蘭

太祖努爾哈赤之先為興祖。名都督福滿。景祖。名覺昌。安顯祖。名塔克世。景祖有才智。收服鄰近部落。勢漸強。會蘇克素護河部。滿洲別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為景祖長子禮敦女。景祖恐女孫被陷。馳救入城。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太以降。成梁盡屠之。並害景祖顯祖。顯祖子努爾哈赤。誓復祖父讎。乃率遺甲十五副。討尼堪外蘭於圖倫城。尼堪外蘭遠遁。尋竄入明邊。太祖努爾哈赤遣使者齊薩等請於明。明邊吏執尼堪外蘭。昇齊薩斬之而歸。時明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事也。

志不激不奮。膽不練不壯。氣不鬱不銳。識不閎不達。滿洲太祖之奮起也。有以

激其志。練其膽。鬱其氣。閱其識。而后憤發為天下雄。否則僻處荒陬。夜郎自大。雖曰聰睿。亦徒為小部落之酋長而已。安見其邁迹自身耶。尼堪外蘭者。太祖之仇讎。實則一太祖之前導也。少康無過戈之怨。則不能復夏。句踐無會稽之恥。則豈願沼吳。太祖無尼堪外蘭之讎隙。則區區十五副遺甲。寧敢躍然而起。以寡敵衆。拚為孤注之一擲者。乃虎張在前。筮及祖考。此時與鬪。固危不鬪。愈危。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與其偷生忍恥。終為人禽。亦何若奮不顧身。力圖雪憤。其濟。則祖考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亦可告祖考於無忝。太祖籌之熟矣。率甲十五。毅然直前。一鼓而下圖倫城。再鼓而入嘉班城。讎人窮蹙。遠徙窮荒。彼方為越境。乃免之圖。而詎知太祖之志已奮。膽已壯。氣已銳。識已達。寇能往。我亦能往。越鄰部之要塞。索罪人於遐陬。誓不獲尼堪外蘭不止。夫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畏死者未必生。舍生者未必死。匪惟不死。或轉邀最後之勝利焉。觀太祖進攻鄂勒渾城。而尼堪外蘭竄入明邊。齋薩一請。禍首來歸。延知艱貞為圖功之母。勇決乃成事之基也。雖然。尼堪外蘭不足責。而明總兵李成梁則實為亡



明之屬階。太祖本無怨於明。徒因尼堪外蘭之構害。而嫌隙乃深。曩令成梁不納尼堪外蘭。則必不攻古埒城。而景顯二祖之禍。何自作。抑令古埒城已下。而成梁善為招撫。釋景顯二祖而歸之。則太祖方感明之不暇。亦何暇讎明。乃始則信尼堪外蘭。而與為聯合。適以賈禍。而興戎。繼則憾尼堪外蘭。而令其執罪。尤足損威而辱國。宋納張毅女。真失和。及函首送歸。而無以泯女真之怨。明納尼堪外蘭。滿洲發難。及命邊繫。而不能釋滿洲之嫌。前車可鑒。來軫復傾。不罪成梁。咎將奚屬。而太祖則志自此奮。膽自此壯。氣自此銳。識自此達。遂駁駁焉。統一滿洲。與明為敵矣。兩關失而明邊撤。四路沒而明軍燔。詎待李闖入京。始見明社之墟乎。是故尼堪外蘭者。興清之前驅。而李成梁者。尤一亡明興清之媒介也。

注釋

夜郎

漢初國名。今貴州省遵義縣附近地。漢書西

聰睿

滿洲太祖生

號為聰睿。貝勒。

少康

夏帝相子。有窮后羿逐帝相。其臣寒浞殺羿。弑相。后緡方娠。逃

遂復。句踐。

春秋時。越王句踐為吳所敗。困於會稽。乃求成於吳。吳王夫差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

吳其為沿兵圖倫城在吉林省城西嘉班城今直隸省承德縣東一鄂勒渾

後果如其言圖倫城在吉林省城西嘉班城今直隸省承德縣東一鄂勒渾

城在龍江省城西西南三十餘里古埒城在吉林省城西西南五百五張鼓

將尼堪外蘭窮窟至此築城居之古埒城在吉林省城西西南五百五張鼓

還降金為平州留守旋以平州叛金歸宋金人奪兩關四路俱見

● 統一滿洲部落及擊敗扈倫各部之聯軍

滿洲與長白山本明建州衛地在遼瀋東當時滿洲分部五一蘇克素護

河二渾河三完顏四棟鄂五哲陳長白山分部三一訥殷二珠舍哩三鴨

涿江滿洲北有扈倫四部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屬明海西衛長

白山北有東海三部曰渥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屬明野人衛扈倫西有

蒙古等部東海部西北有黑龍江等部散處邊徼明不之問太祖努爾

哈赤討平尼堪外蘭乘勢略定滿洲五部又下長白山部之鴨涿諸部恐

推扈倫部葉赫為盟主聯合哈達輝發烏拉登科爾沁錫伯卦勒察三部

屬蒙古珠舍哩訥殷即長白山二部凡九部來侵反大敗太祖乘勝滅珠

舍哩訥殷二部繼滅哈達輝發烏拉三部遂定八旗兵制改元天命



觀清太祖之勛業。何其與元初之成吉思汗不相謀而適相合也。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嘗為塔塔兒部所害矣。孤子起兵。先破蔑里乞部。尋下泰赤烏部。又與金人合破塔塔兒部。以復父讎。何興之暴耶。當時乃蠻部最稱强悍。聯合遠近各部落。與戰於杭愛山。全軍皆墨。酋長被擒。諸部悉潰。而成吉思汗即開基於斡難河。建九旂。加尊號。朔漠造家。大莫與京。非偶然也。若滿洲之興。亦猶是爾。尼堪外蘭居蘇克素護部之圖倫城。其誘殺景顯二祖。一塔塔兒部之誘殺也。速該也。太祖以尼堪外蘭之遠匿。先從事近攻。以為進兵之計。次第破棟鄂渾河。蘇克素護哲陳諸部。據其要塞。而後進攻鄂勒琿城。一成吉思汗之破蔑里乞。下泰赤烏。始聯金人而攻塔塔兒部也。葉赫恃強。糾合諸國。與太祖戰於古埒山麓。師徒撓敗。布寨殫。明安遁。衆軍四潰。一乃蠻之聯集各部。鑿兵杭愛。渠魁戮而全局瓦解也。且夫滿洲五部。勢皆單弱。其不足與太祖敵。尚在意外。葉赫貝勒率九國之師以來。方且有投鞭斷流之想。乃以重兵之雲集。不能當一新造之國家。是豈天意之果在太祖耶。大抵師在和不在衆。衆則易離。兵貴

精不貴多。多則易散。五國合從以攻秦。而衄於函關。山東合諸郡以討卓。而阻於兗豫。九節度合力以圖鄴城。而潰於河南。夫豈其師不衆。兵不多。易離易散。以至於此。當葉赫進軍之日。太祖謂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殪其前鋒。則必走走。而乘之。必大克。斯真知彼知己之勝算也。蓋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之弊。為行軍所易犯。而聯軍則尤甚。吾能燭其弊而擊之。則一軍破而餘軍自靡矣。太祖以英武稱。故成算獨操。當九國之師。而不懼。酣寢達旦。據險列陣。人離而我壹。人散而我整。不待交綏。而勝負可預決焉。且自古勦業之主。必幾經危險之際。遇能反危而為安。則庶足鞏定國基。耀威絕域。成吉思汗。不破乃蠻之聯軍。則烏足以拓蒙疆。太祖努爾哈赤。不破葉赫之聯軍。則烏足以光滿族。吾華立國四千年來。漢族以外。奄有中原者。前惟蒙古。後惟滿洲。蓋其開國之初。固有大過人者在歟。吾閱元史。不能不服成吉思汗。吾稽清史。不能不服太祖努爾哈赤。

注釋

成吉思汗

名鐵木真。宋寧宗開禧三年。會諸部長於蔑里乞部。在薛。

河

泰赤烏部

在貝加爾湖畔。

塔塔兒部

在興安嶺西。

乃蠻部

在也里石河南。

杭愛山

在內蒙古扎爾圖酋長乃蠻部長太陽汗為幹難河江上源布寨葉赫西城貝勒

明安被科爾沁部貝勒名馬而遜葉赫貝勒名納林五國合從周慎觀王三年楚趙

秦出而逆之走山東諸郡討卓漢獻帝元年渤海太守袁紹起兵討董卓劉

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起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九節度唐肅宗

袁遺濟北相鮑信皆與紹會至酸棗莫敢先進食盡軍散九節度乾元元

年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奂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

祭李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九節度討安慶緒至鄴城

合圍五月諸軍乏食遂潰歸

葉赫之滅亡

扈倫四部係明海西衛亦稱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偏處開原鐵

嶺明之邊障也自葉赫聯軍為太祖所敗乃乞盟以其女弟歸太祖并約

以宗女妻太祖次子代善既而哈達內亂葉赫侵之哈達乞援於太祖旋

又貳於葉赫太祖攻克其城於是明失其南關輝發與葉赫有隙質子於太祖尋復索歸質子以質子葉赫太祖復親往滅之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以九國聯軍之敗被擒太祖釋歸妻以宗女布占泰屢背盟與太祖戰

大敗。奔葉赫。烏拉亦亡。葉赫納布占泰懼太祖詰責。求援於明。明遣將助  
成。葉赫恃明援。竟以所許代善女歸蒙古。太祖乃誓師攻明。降撫順。破清  
河。復深入葉赫。覆明援軍二十萬。進攻葉赫東西城。俘東城守將金台石。  
降西城守將布揚古。明守兵千人死焉。於是明復失其北關。海西衛四國  
全亡。

天下未有恃人不恃己。而可以保國定家者也。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  
恃者在弱乎。己不弱而猶藉以自輔。弱者一潰。强者亦隨而駭散。則強亦轉弱  
矣。所恃者在強乎。己弱而恃人之強。强者不幸而一挫。則弱者益失憑依。魄愈  
喪。氣愈靡。而必至於亡。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福在自求。恃人云乎哉。葉赫  
之亡。正坐此。恃人不恃己之失耳。扈倫四部。葉赫最强。威力不在滿洲下。滿洲  
既統一矣。則與扈倫四部相逼處。不取扈倫。將焉取之。欲取扈倫。必先制葉赫。  
哈達輝發烏拉三部。均非太祖敵。所足與太祖爭鋒者。惟一葉赫而已。葉赫貝  
勒納林布祿。既知滿洲統一之不利於己。亟宜生聚教訓。養精蓄銳。以備不虞。

顧徒遣使滿洲。妄思分地。以均勢之說。相要挾。試問暴興如太祖。其顧因片言之恫喝。而甘心忍受乎。葉赫若曰。吾塞外盟主也。吾恃一國之兵力。或不能敵滿洲。吾恃諸國之兵力。則滿洲必非我敵。中枵而外彊。合九國之師。以來。自以為有恃無恐。而不知烏合之衆。虛憍之氣。早已為太祖所窺破矣。古得一戰。全軍敗北。不得已乞盟修好。以女弟歸太祖。并約以宗女妻太祖次子代善。婁敬和親。尚非無策。若乘此一蹶之後。悔從前恃人之非計。力自振作。徐圖挽回。則失之東隅。容或冀桑榆之補。可和則和。可戰則戰。滿洲未必累勝。而葉赫亦未必終負也。奈何前不之懲。後不之戒。當垂斃之秋。猶為狂噬之狀。哈達內亂。則侵之輝發。叛衆則納之。烏拉部長布占泰得罪於滿洲。則庇護之。夫利人之禍。非仁與人之惡。非義得一夫而失一國。非智。況明明以許字滿洲之宗女。而改適蒙古。無信尤甚。彼豈以亡國之未速而思速之乎。揣其意若曰。扈倫四部。明之海西衛也。哈達為南關。而吾為北關。吾困於滿洲。明必援我。前此諸部落之師不足恃。豈以坐擁中原之有明。而亦不足恃乎。吾得所恃。何患乎滿洲。嗚呼。



恃人之見。至此猶以為善。而葉赫乃真亡矣。蓋葉赫之距滿洲也近。而距明也遠。滿洲之兵。可以立至。明之援師。不能常來。無論明軍之覆沒於後也。即其後明軍獲勝。葉赫倖存。亦不過一時之苟延。終難保百年之國祚。紀遂近齊而終為齊滅。江黃近楚而卒為楚亡。先例可明證也。寧獨葉赫然哉。然則葉赫之亡。亦葉赫自亡之耳。初恃九國之師以侵滿洲。而致敗。繼恃有明四路之師以敵滿洲。而致亡。弱不足恃。強愈不足恃。恃人者固無之。而足恃也。而恃己不恃人之滿洲太祖。遂自此統一扈倫。而從事遼瀋矣。

註釋

婁敬和親

漢高祖九年。匈奴數苦北邊。奉春君婁敬上和親議。高祖從之。取家人子。託名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和親約。

紀國

名今山東壽光縣。有紀城。即古紀國。紀侯當增。遂國名。今山東寧陽縣。

周僖王

元年。江黃二國名。江國在河南安陽縣。黃國在河南光州。今改名潢。

齊人滅遂

江黃川縣。齊桓公盟諸侯於貫。江黃與焉。管仲曰。江黃遠我而

近楚。若見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及楚滅江黃。桓公不能救。事見穀梁傳。

以七大恨告天誓師攻明

天命三年。即明萬曆四十六年。太祖率兵二萬攻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

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明雖起釁。我尚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圍。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使臣。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柴河山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明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又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遂趨撫順。圍其城。降游擊李永芳。廣寧巡撫張承廕。率師往援。為太祖所破。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皆戰死。是秋。復進拔清河城。守將儲世賢。張諦。及兵萬人。殲焉。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樹怨於一人。則有一人之報復。樹怨於百人。則有百人

報復樹怨於千萬人。則有千萬人之報復。夫至報怨者有千萬人。則雖我之勢力與彼相當。而彼則銜恨甚深。日圖洩憤。我則防不勝防。禦不勝禦。稍一疏忽。即為所乘矣。此善治國者所以道在懷柔。而不宜構怨於異域也。清太祖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決議攻明。繹其七大恨之言。非無過溢之辭。然明之失實居大半。景顯二祖之被害。太祖之第一大恨也。尼堪外蘭一邊鄙小人耳。古埒城亦邊塞片土耳。小人之言何足信。片土之利何足取。鎮遼東者為何人。而妄思挑釁徵功乎。誰司明廷黜陟之權者。乃以挑釁徵功之鄙夫。令其專閫乎。迨古埒被兵。戕主乞降。乘此懷遠招携。善為撫輯。則阿太章京雖已被殺。而景顯二祖尚可保全。必盡情屠戮。不分玉石。又胡為者。一誤不已。至於再誤。以釀成太祖第一之大恨。明固不能辭其咎矣。夫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太祖之祖若考。無端為明吏所陷害。則太祖之椎心泣血。嘗膽卧薪。以與有明爭死命。誰曰不宜。或謂明歸二祖喪。尋執送尼堪外蘭。并頒書給印。歲輸銀幣。開四關以通互市。宜亦可謝前愆。釋敵恨矣。吾謂此尤開太祖輕明之漸。而益以堅報



怨之決心也。吾觀漢唐以來多外患。往往始輕敵。繼畏敵。終歎敵。至歎敵以後。我之氣益餒。而敵之銳益張。稍有邊警。隨在足滋敵人之口實。而與我為難。太祖之所謂七大恨者。除第一恨外。皆不過為邊事之齟齬。而非真極端之讎隙。哈達葉赫。且向為明邊之保障。哈達滅而明使還其主。葉赫危而明遣戍其城。為明廷計。修藩籬以固堂奧。亦綢繆陰雨之良謀。滿洲雖強。而哈達葉赫之疆場。本非固有。一則滅之。一則攻之。挾威勢以陵人。不得為太祖諱。就令哈達悔盟。葉赫渝約。確有自取之咎。而其罪亦第坐哈達葉赫而止。不能以恨哈達葉赫故。并恨有明。太祖乃連類並及。目為大恨者。蓋仍蓄一祖父被戕之宿怨。乘明室不振。料其易與。文致其罪。以激衆憤耳。由是觀之。天下最不可開無故之釁端。釁端一開。怨即乘之。後即加之。以德而彼之怨終未弭。或且因德怨之並施。而德亦成怨。明之失。以誤信尼堪外蘭。屠戮古埒城。害及滿洲祖考。致招種種之怨隙。差以毫釐。謬若千里。此類是也。至於撫順陷。清河破。四路之師。復遭覆沒。而明之邊陲。不可復問。天乎人乎。人為之耶。豈以七大恨之告天。遂禍明而

福滿洲乎哉。

注釋 頒書給印

輸銀幣

景顯二祖喪與

被害太祖詰明邊史明遣使謝歸二

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

銀都督敕書及執送尼堪外蘭約歲輸

四關

撫順寬甸

撫順

清

銀都督敕書及執送尼堪外蘭約歲輸

四關

撫順寬甸

撫順

清

清河

撫順

清

清河

撫順

河堡名在瀋陽之南

●明軍四路之敗沒

天命四年明遣遼東經略楊鎬帥師出塞分兵四路入滿洲每路兵六萬

山海關總兵杜松領左翼中路軍由渾河出撫順關遼東總兵李如柏領

右翼中路軍由清河出鴉鵲關開原總兵馬林領左翼北路軍由開原合

葉赫兵二萬出三岔口遼陽總兵劉鋹領右翼南路軍會朝鮮兵出寬甸

太祖聞明軍已出徵集各路屯寨兵戒嚴以待杜松貪功首進渡渾河趨

界藩城太祖率精騎掩擊松軍松中矢死左翼中路軍先敗馬林率開原

兵出三岔口聞松軍已覆結營自固太祖登山奮擊破馬林軍葉赫兵於

中途遁去北路軍亦敗劉鋹自南路深入直逼興京太祖聞警移兵急援

鉞猶未知杜軍敗耗。恐功為所奪。亟率軍前進。遇太祖軍。殊死戰。太祖子代善冒杜松軍旗幟。給入鉞營。鉞軍亂。死之。朝鮮兵亦降。南路軍又敗。楊錫聞三路軍皆敗沒。急召李如柏還軍。如柏率右翼軍歸。是役也。明傾全國兵力。并率葉赫。朝鮮。精銳。約期深入。而清軍不及。明軍之半。并力破其一路。而三路皆覆。明清興亡之局。自此肇焉。

以隆漢之勁旅。而受困於匈奴。以盛唐之銳卒。而坐敝於高麗。以強元之雄師。而被覆於日本。兵多而心不壹。道遠而力易竭。故也。明當萬曆之季。國是泯替。太阿之柄。付中涓。魁壘之人。如隕。擇較諸漢高唐太元世祖之朝。其國勢之相去。殆不啻霄壤矣。神宗闇而弱。方從哲葉嘉善等愚而躁。遼東經畧楊鐫。尤貪而庸。主失其道。將相非人。乃欲舉漢唐與元所未逮者。而竟欲收功於一旦。傾全國兵力。以與新造之滿洲敵。何其不察之甚也。當時明御史王象垣力言敵無釁可乘。出塞非策。意是而言。則非撫順失。清河陷。明之釁自敵開。不得謂無無釁。弊在舉朝無勝算。專閫乏良才。貿貿然欲為孤注之一擲。而其後無繼。勝

則非真能制敵。敗則且足以覆邦。王象恒徒知出塞之非策。而於卻敵之謀。備邊之計。未曾議及。亦安足以折盈廷虛憍之氣耶。觀不世之功。驅積衰之衆。兼程而進。趾高氣揚。我恃師之衆。而臨陣先譁。彼慮勢之孤。而奮死以鬪。則哀者必勝。而驕者必敗。曹操之刃於赤壁。劉先主之覆於猇亭。秦符堅之蹶於淝水。其前鑿也。況夫分道而入。人懷異心。東西不相顧。南北不相援。又復昧敵情。憎地勢。投身虜穴。如魚之入於罟。鳥之罹於網。獸之陷於穽。未有不為所禽者。杜松劉鋹恃勇寡謀。明方恃為干城之選。而詎知將在謀不在勇。貪功躁進。徒死何裨。一覆於吉林崖。而葬身絕谷。一沒於阿布達里岡。而暴骨荒邱。有勇無謀之結果。果何如耶。馬林一戰而即遁。李如柏不戰而先奔。庸鴛無能更不足道。然即其時有孫吳之智。有管樂之才。亦斷不敢窮兵深入。徼倖嘗試於不可測之淵。諸葛孔明不從魏延進子午谷之謀。而甘就祁山之迂道者。寧慎毋疏。先立身不敗之地。以靜俟其可勝也。楊錫何人。而顧令率全明之精銳。盡陷敵中乎。且夫滿洲雖強。與明軍未戰之先。未嘗無所憚也。以一隅而敵全明。則大小

不相若。以孤軍而抗全明，則衆寡不相若。疆場無事，而人易懷安，則撼明也難。雖恨未泯，而隙無可尋，則報明也無自。明果嚴屯戍，修堡砦，慎守邊境，按兵不動，以蓄其鋒，則金城屹立，窺伺無方。吾料滿洲太祖亦惟有斂兵束手相戒，勿侵而已。此而不審，乃毆二十餘萬之兵甲，墮沒于遼瀋之邊疆，於是明之兵力喪亡殆盡，進無可戰，退無可守，而滿洲上下遂相率輕明，舉從前疑慮却顧之心，盡消滅於亡何有之鄉，而得尺進尺，得寸進寸，是滿洲固未能如其勇，而明以勇貽之也。明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兵民以怯也。漢主之困於匈奴，唐軍之敝於高麗，元師之覆於日本，猶幸當國勢全盛之餘，尚足支拄於其後。明則國已垂危，至四路之師盡沒，而無可有為矣。輕師債事之禍，固如是其甚哉。

注釋

受困於匈奴

漢高祖七年帝追擊匈奴被圍平城用陳平間計七日乃解

坐敝於高麗唐太宗十

征高麗下遼東白巖等城進攻安市城堅不下食盡班師士卒多死者

被覆於日本

元世祖十七年命阿樓罕范文虎等大發兵擊日本

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覆舟諸將皆遁還棄師十餘萬于島中日本襲殺殆盡生還者僅三人

方從哲明大學士葉嘉善明兵部尚書

赤壁

在今湖北嘉魚縣西北曹操東下窺吳說 虎亭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劉



十屯。吳將陸遜以火  
攻破之。先主奔遠。泚水  
在今安徽壽縣。東晉孝武  
八年。孫吳孫贖管樂仲  
樂子午谷。洋縣東北。蜀伐魏。魏延追掩襲于午谷之萊。諸葛孔明以為危計。  
不用。遂由初山進兵祁山。  
在今甘肅西和縣西北。

遼瀋之役

明師既敗。太祖進兵。援開原。并下鐵嶺。乘勢滅葉赫。明逮楊鎬治罪。代以  
熊廷弼。繕守具。招流亡。得兵十八萬。分布要口。小警自禦。大警立援。數月。  
守備大固。太祖按兵不攻者約歲餘。明神宗崩。熹宗立。廷臣多忌廷弼。交  
章劾其不戰。廷弼憤甚。抗疏乞罷。朝議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固史才。而用  
兵非所長。廷弼尚嚴。應泰矯以寬濫。收降人。結怨遼民。天命六年。太祖以  
機有可乘。進攻瀋陽。守將賀世賢。尤世功等。掘濠自固。守禦頗堅。太祖遣  
偵騎挑戰。世賢恃勇追之。遇伏折還。至城下。降人內應。欲入不得。尤世功  
引兵救之。亦敗。相繼戰死。城遂陷。明兵之屯戍渾河以南者。聞警赴援。戰  
甚力。卒以寡不敵衆。力屈而覆。總兵陳策。童仲揆等皆死焉。太祖進薄遼



陽。經略哀應泰率軍迎戰。敗還。斂兵分陴固守。復為城中間諜所乘。民無守志。太祖率兵登城。應泰佩印自經死。居民皆啟扉迎降。於是遼東大小七十餘城及堡寨營驛次第為太祖所有矣。

自楊鎬覆四路之師。而開原鐵嶺相繼失陷。遼瀋之不可保也固矣。雖然。有熊廷弼在遼瀋。尚可守也。大抵備邊之策。守為上。戰次之。善守者繕甲兵。嚴斥堠。修堡寨。堅壁清野。以阻戎馬之鋒。敵至而不為動。敵退而我不之追。待至防益固。蓄益饒。士馬益壯。俟敵之隙以進。薄之則以我久養之銳卒攻彼奔命之罷兵。然後可一舉而克敵。故守者正兵也。戰者奇兵也。李牧之有以却匈奴。范仲淹之有以拒元昊。善守之效爾。況明自楊鎬喪師。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相率竄徙。百里無人迹。匪特戰無可戰。即守亦難與為功。幸而得熊廷弼以繼其任。兼程冒雪。閱視阨塞。招流移。蒐卒。乘分設戍兵。首尾相應。而人心稍安。假令從廷弼言。毋窘毋緩。毋中裕。毋旁撓。專其責以任之。盡其才以用之。則遼瀋雖危。曷嘗不可守耶。且自廷弼督遼後。以固守不浪戰為宗旨。遼瀋之得以安枕。

者已歲餘矣。以新輯之散卒垂亡之二危城。而太祖不敢乘勝東逼者。豈不願滅此朝食哉。畏廷弼之善守。而不得不斂兵以待也。奈何姚宗文、劉國縉等。傾軋於其先。顧慥、馮三元、魏應嘉等。交訐於其後。良驥不用。代以下駟。袁應泰一吏才耳。非將才也。夫強匠師以畫墁。則安望成功。進縫人以斲木。則反致傷手。用違其長。所害實多。矧當夫四郊多壘。強敵憑陵。顧乃以僅具吏才者。而使之充將帥之職乎。吏才尚勤敏。將才尚謹嚴。吏才重撫字。將才重明察。視吏才為將才。於是以嚴肅之部伍。一變而為蕞淩。以反覆之降人。盡收而為親信。兵民譁其中。間諜應其外。有雖欲力守而不能者。賀世賢、尤世功等。一戰即亡。而瀋陽陷。陳策、童仲揆等。再戰復潰。而遼陽危。袁應泰督戰城樓。力竭自盡。忠則忠矣。而無救於遼。無裨於國。一死且未足塞責焉。且夫有明之季。遼左數被兵革。而戰死沙場者。亦屢有所聞。當時非無赴赴之武夫。誓死不貳。願効國用。乃一誤於元戎之屢易。而才者所不才者進。再誤於廟謨之無定。而朝議守。暮即議戰。熊廷弼謂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皆為臺省所建白。而未聞一効疆場。

事當聽疆場史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言雖激切。實中時弊。啟勇將勁兵。送要領於異域。少一將即少一爪牙。寡一兵即寡一羽翼。精銳喪亡殆盡。而國祚自斬矣。不然。以土地甲兵。富糧之富。率有餘之衆。衛久立之國家。禦乍興之部落。奚其不敵。而至於敗且亡哉。讀明史至遼東之亡。未嘗不歎備邊之失策。與禦侮之非人也。

注釋

鐵嶺開原遼陽瀋陽

皆今奉天省屬縣。瀋陽為奉天省會。清置府。今仍改稱瀋陽縣。李牧嘗居代雁

門備向奴。禁士卒捕虜。數歲無所亡。失趙王以為怯。罷牧。使人代之。屢戰不利。復起牧備邊。如故。單于率衆入寇。牧奮兵擊之。大破其軍。單于十餘歲不

敢寇。范仲淹。宋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知延州。招還流。母寤。母緩。母中格。母

旁撓。開原失守。馬林。敗沒。熊廷弼。上言。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寤。姚宗

文劉國縉。給事中。姚宗文。向與熊廷弼相得。後以廷弼不薦己。怒之。尋奉命

能如前。遂與宗文比。而傾之。顧慥。馮三元。魏應嘉。顧事。中先後劾。廷弼。為

移都瀋陽

遼瀋既下。太祖集貝勒諸臣議行止。貝勒諸臣俱以還舊都對。太祖曰。國

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必復為敵。兵據守。凡城堡居民。悉逃匿山谷。不復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貝勒諸臣皆曰善。遂命移都遼陽。天命六年事。既而知瀋陽形勢尤要。擬由遼遷瀋。貝勒諸臣皆諫。太祖曰。瀋陽形勝地。西攻明。路直且近。北伐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吾籌之熟矣。爰再遷都瀋陽。是為盛京。天命十年事。

天下無進退兩便之理。可進則進。進必奮。奮則有功。不進則退。退必怯。怯無不敗。而國家之宅都也。尤甚。都會者。人民所歸往也。自來鞞業之朝。必銳意進行。擇衝要者而都之。人人懷一進取之念。其興也溥焉。垂危之世。惟日思退縮。求苟安者而都之。人人存一退阻之念。其亡也忽焉。周平王之遷都維也。宋高宗之遷都臨安。與金宣宗之遷都汴京。皆愈退愈蹙。以底於亡。蓋當戎馬倥傯之會。不能進而抗強敵之鋒。惟是退而為殘喘之保。則我退敵進。我益怯。敵益奮。未有能長治久安者。若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乘勢直前。得步進步。此時苟稍一

退阻亦必有士卒解體之憂。士卒解體則可興者或易而可亡。興亡之機所關甚大。此滿洲太祖之所以既拔遼陽而即勅議遷都。排衆見以伸己志也。聞嘗披全遼輿圖。就其形勢以窺之。瀋陽為中心。遼陽為右臂。遼瀋皆形勝地。而瀋陽為尤要。太祖之初下遼瀋也。方以為瀋陽在東。遼陽在西。我欲肆其西封。則都瀋陽。不如都遼陽。兵鋒所至之區。即都會所移之地。藉此以示進取之方嚮。則庶足以厲士氣。固軍心。初念亦未嘗不是也。貝勒大臣競議東還。舍己得之疆土。搖乍定之人心。燕雀之見固不足與語。鴻鵠志矣。獨是太祖有覆明之志。而非盡翦明之羽翼。則其勢尚未足圖明。哈達葉赫明之近援也。朝鮮蒙古明之遠應也。太祖降哈達。墟葉赫。於明之倚為近援者。雖已翦滅無遺。而朝鮮蒙古則受創未深。勢不免遙應明廷。為滿洲患。苟以遼陽為都會。則與朝鮮蒙古相隔太遠。不無鞭長莫及之虞。太祖之亟事變計。由遼遷瀋。謂西攻明路直且近。北伐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其意尤注重蒙古朝鮮。將以盡翦明之羽翼。而專力以圖明也。蓋自瀋陽定都後。踞全遼中樞。為三面。



進兵之發軔。地利與人和相濟。而混一華夏之基礎。乃自此定矣。厥後兩擊朝鮮。而李侗降。深入察哈爾。而林丹遁。入關勦寇。唾手中原。雖由後嗣之重光。實秉太祖之遺志。故滿洲發祥之土。人謂自鄂多理城。及赫圖阿拉始。吾謂非太祖之移都瀋陽。則區區偏壤。亦奚自宅中國大也。彼貝勒大臣輩之始議還都。繼復諫阻遷瀋之策。信如其言。進取之念少。而退阻之念多。滿洲且不能有。遑問中土哉。

注釋 雒邑 今河南省洛陽縣。周武都鎬。以雒邑為東都。臨安 今浙江杭州。宋高南渡都。

應天。後避金兵。汴京 今河南省會。金宣宗為蒙古所逼。由燕遷汴。  
南侵。徙都于此。蒙古兵復南下。其子哀宗奔蔡州。未幾即亡。  
名詳見下。林丹 察哈爾部長。 李侗 朝鮮國王。

●廣寧之陷

明經畧袁應泰敗死。遼瀋繼失。京師大震。乃復起熊廷弼。經畧遼東。廷弼入朝。請於廣寧厚集步騎。制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分侵遼東半島沿岸。經畧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名曰三方布置策。時廣寧巡撫王化貞建



沿河設營分守要害之議。為廷弼所阻。愠甚。由是經撫不和。既而都司毛文龍。本遼陽都司。遼陽失。引逃民渡海。至皮島。編島民為兵。以擾滿洲。襲取鎮江堡。化貞以為奇捷。奏聞明廷。廷臣遂促廷弼進兵。廷弼不可。化貞妄意李永芳在敵中。可作內應。蒙古兵可借助四十萬。遂力請出師。并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廷議多右之。熹宗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未決。太祖已督兵渡河。圍西平堡。守將羅一貫戰沒。化貞遣游擊孫得功等赴援。甫遇敵。得功先奔。全軍皆潰。太祖兵至沙嶺。未進。得功揚言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踉蹌西走。遇廷弼於大凌河。廷弼不得已。以所部五千人授使。為殿。盡焚積聚。護難民先後入關。得功以廣寧迎降。明廷並逮廷弼。化貞獄具。二人皆論死。

沿河以設堡砦為扼要分戍之謀。未始非策。惜乎王化貞之非其人也。夫遼東失守。遼西已勢成岌岌。所隔者僅一遼河耳。力能扼河以守。俾滿軍不敢西渡。則廣寧自可無虞。謝玄扼淝水以敗苻堅。韓世忠扼黃天蕩以窘兀朮。其

明證也。化貞能慎簡良將，分駐河西，復自督精兵，以為後盾，則外足以截戎馬之足，內足以嚴筦鑄之防，寧不甚善。吾故曰扼要分戍之謀，未始非策也。迨觀其所用之將士，與所定之規畫，而始知其策之不足恃矣。以狙詐之孫得功，而引為心腹，以虛詭之毛文龍，而視為干城，以降敵之李永芳，而望其內應，以穹遠之蒙古部落，而倚作外援，遽欲以安坐取全勝，凡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天下曾有是昏憤輕率者，而可圖功旦夕乎。故無論扼要分戍之策之不果行也，即行矣，亦徒供敵人之驅戮而已。熊廷弼謂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誠逆知化貞無馭將之材，遼右乏能軍之士，與其一分而不可合，毋寧久合而不使分，固守廣寧，猶不失為持重之計。徒為高論無益也。乃廷弼方壹意主守，而化貞反連章請戰，出師五次，未得尺寸功，為化貞計，宜亦可幡然悔悟，易戰為守矣。不謂圖功愈艱，而邀功愈亟，六萬兵一舉蕩平，方出自化貞之口，而滿軍已越河而來。毛文龍不之援，李永芳不之應，蒙古四十萬衆不之助，猶可言也。顧以親信之孫得功，反作敵軍之嚮導，敵已至而望塵先走，敵未至而設

誑毆民。一孫得功且不能馭。遑問馭六萬兵耶。嗟夫。遼西之失。猶不若遼東。王化貞之庸駘。猶不若袁應泰。遼東尚聞血戰。以兵寡而致敗。袁應泰尚思効命。以力屈而自經。王化貞則未事而驕。臨事而遁。至滿兵入廣寧。而化貞之去。已越二日。以如是之蹇帥。而明廷反倚若長城。幾何而不敗且亡也。或謂廣寧之陷。自經撫不和始。王化貞信有罪矣。然廷弼亦不得為無罪。夫經撫不和之原。因即自沿河分戍之梗議。沿河分戍策非不善。而非化貞所能行。觀其後此之棄廣寧。乃知廷弼之中阻。實非無見。廷弼之阻化貞。公也。化貞之忌廷弼。私也。經撫不和。化貞之罪。於廷弼何與。或謂廷弼既出駐右屯。坐視廣寧之陷。而不救。憾化貞并恕遼西。其心術殊不可問。曾亦思當時守遼之士。卒均集廣寧。廷弼徒擁經畧之虛號。而所部僅五千人。以五千人赴援。如犬羊之入虎羣。何濟於事。誰右化貞。而令無受廷弼節制者。乃不以之為罪。而罪廷弼耶。化貞坐罪不誅。而廷弼反論死。棄市。無惑乎明社之終墟也。

注釋

淝水

見黃天蕩

在江蘇省上元縣東北。大江至此。深廣橫闊三十

里。宋高宗四年。韓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淝水。兀朮大敗。世忠以八千人阻兀朮十萬衆於

此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在錦縣東南時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信王化貞言促廷弼出關廷弼不得已乃出次右屯

●明孫承宗之防遼

廣寧師潰邊事益棘王在晉繼廷弼籌邊專主守關議於關外築重城戍以重兵時寧前寧遠暨前屯衛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為非策明大學士孫承宗請親往定之。趙崇煥議歸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乃以承宗經畧薊遼比之任令袁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又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諸要害前後修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在關四載軍威頗振時太祖方營都瀋陽按兵不動承宗亦專力扼守遼西以固方圖大舉而為魏忠賢所忌求去廷議竟許之代以高第承宗罷而關外又多事矣

熊廷弼之論死天下寃之雖然猶有說廷弼性太剛量太褊就任日淺功未卓著彼廷臣之傾陷與熹宗之猜疑尚非無因也若孫承宗之防邊則異是當其時廣寧師潰邊備空虛王象乾建議疑蒙王在晉且議棄關外矣夫廣寧一失

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為哈爾沁諸部所分據。是固乘鷓蚌之交爭。而莫收漁人之利也。託詞助明。意圖窺伺。顧反欲給月糧。糜歲饌。以藉寇齎敵。毋乃謬甚。若議棄關外而專力守關。試問廣寧失而寧遠錦州亦俱失否乎。寧錦以東地猶數百里。敵未入而遽棄之。則何地不可棄。敵逼寧錦。則棄寧錦。敵逼山海關。則亦將棄山海關。豈一關之險。果足阻戎馬之足。而莫之敢前耶。幸而廟堂之上。尚有老成。始則請自往決。而同窺其謬。繼則請自督師。而力任其難。以公忠體國之心。兼曉暢戎機之識。漢之趙充國。唐之裴度。宋之范仲淹。不是過也。蒞任以後。嚴定軍制。申明職守。令袁崇煥守寧遠。以扼中權。令祖大壽守覺華島。趙率教守前屯。以資後應。并令諸將分戍錦州諸要害。以作前茅。首尾相援。無懈可擊。彼滿洲太祖。雖號能軍。覩此壁壘之森嚴。應亦退師三舍矣。清臣纂修實錄。謂其時太祖方營都瀋陽。故按兵而不之進。夫以發揚蹈厲之太祖。方日夕秣馬厲兵。為遊牧中原之舉。寧以營都一事。遷延至四載之久乎。若以營都一事。至四載之久。則太祖亦不復成為英辟矣。漢蕭何治未央宮。規模壯麗。其時



秦楚早滅中國一家而漢高猶以宮室過度為疑。椒業之主務遠謀不務苟安。太祖之所得者。猶僅遼陽之一隅。而苟大興土木。至於忘戰。亦烏在其為英武。主耶。清臣好諛。乃不欲以防邊之功歸孫承宗。而援太祖營都事以為解。吾謂轉襲視太祖。欲譽而反毀焉者也。敵有良將。避其鋒以俟釁。此正太祖用兵之勝算。溝壑小儒。惡足以知之。獨是明室君臣。安居朝右。以岌岌可危之遼西。而四載不聞邊警。就令舉承宗之規畫。如築城練兵造甲仗開屯田諸事。未曾詳悉。亦當視為可恃。而信任不疑。廣寧之陷。熊廷弼猶任經畧。不能無失職之嫌。承宗則固無可訾議者也。顧復因中官之齟齬。罷而去之。天生將才以為明用。而明乃棄之若遺。是真吾人所未解矣。雖然。熊廷弼可殺。孫承宗亦何不可罷哉。

注釋

王象乾

時為總督寧遠

在錦州西南。今奉天省屬縣。民國三年。錦州義

州南。今奉天省屬縣。趙充國

仕漢為後將軍。擊羌。至湟中。上裴度。仕唐為節度使。用兵

淮西。范仲淹

見祖大壽。時為趙率教。副將。覺華島。在寧遠城。前屯。明置前屯

遠城。西南三十里。蕭何治未央宮

係漢高祖七年事。



●寧遠撤圍

天命十一年。太祖聞明廷罷孫承宗。代以高第。察知第非將才。復率師攻明。明自高第代任經略。以關外不可守。盡撤要害諸城守備。移將士入關。并欲棄寧遠前屯二城。袁崇煥誓守寧前。効死不去。太祖西渡遼河。抵寧遠。繞出城西南。橫截山海關大路而軍。釋所俘入寧遠城勸降。崇煥拒之。與大將滿桂等刺血誓師。嬰城固守。嚴詰城中閒諜。並檄前屯山海關守將。有寧遠將士逃至。悉斬。人心乃固。太祖率兵進薄城下。奮勇攻擊。城上矢石齊下。并發西洋巨礮。傷滿洲兵數百人。翌日再攻。仍不克。乃撤圍。第焚覺華島糧儲。而還。太祖返瀋陽。諭諸貝勒曰。予自二十五歲起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為之不懌者累日。明以高第擁兵不救。削其職。遣王之臣代之。擢崇煥巡撫遼東。以寧遠為駐紮地焉。昔公輸般為楚攻宋。而墨翟為宋守。公輸九攻。墨子九距。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人以墨子之善守也。相率以技巧稱之。吾謂墨子之制器守城。巧

固著矣。然亦豈僅以技巧見耶。有器無兵，與無器同。有兵無將，與無兵同。將優則兵自精，兵精則器乃可用。否則上下不相聯，心手不相應，未有能固守者也。太祖攻寧遠，令兵士戴盾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守將袁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滿兵數百人。及游擊備禦官各二，乃撤圍。論者謂圍城之解，得力於巨礮居多。信如斯言，則守城者將恃器不恃人矣。其然豈其然耶。太祖之圖寧遠也，已久。其間為孫承宗、袁崇煥所中阻者，殆四年。承宗罷，高第繼，撤要害諸城守具，而崇煥獨留守寧遠，誓死勿去。夫寧遠之所恃者，前有錦州之蔽，旁有前屯之衛，後有山海關之援耳。惟弱如高第棄錦州諸要塞而不守，擁兵關上以自固，是直以寧遠為甌脫而甘心畀敵也。太祖乘隙興兵，長驅直進，並繞越寧遠城西南，截山海關而軍。此時寧遠一城前後受敵，殆不啻為滿洲之砧上肉。寧遠城中之將士，又不啻為遼西之甕中鱉矣。向令崇煥當日懾於敵，歛衽然自餒，則當太祖勸降之日，或即迎謁道旁，雖有巨礮亦惡所用之。即不然，崇煥固効忠明室，而偏裨離心，如孫得功之為敵作張，則崇煥亦一袁應泰耳。巨

礮亦胡足恃耶。且督屯通判金啟侗以燃礮死。一夫殞軀萬人奪氣。有往往因此而譁潰者。崇煥寧能獨守乎。乃勸降則拒之。閒諜則詰之。燃礮失手。前仆後繼。竟令十餘萬眾之滿兵受創於孤城之下。此非崇煥之熱誠報國。素得士心。亦安能殺敵致果。有以沮敵人之氣也。太祖謂自起兵以來。戰必勝。攻必取。獨於寧遠一城不能下。為之不懌者累日。迺歎守城在器不在兵。器利矣。兵精矣。而猶不足恃。所恃者惟將。將失其人。則為明之遼瀋與廣寧。將得其人。則為明之寧遠。太祖雖善攻。其如袁崇煥之善守何哉。嗟嗟。有竺夔之守東陽。而魏師却。有宗澤之守汴京。而金人退。有袁崇煥之守寧遠。而太祖撤圍。是以國家貴擇將。

注釋

公輸般

魯之巧人為楚攻宋事見墨子公輸篇

十餘萬眾

太祖大舉渡遼孤寧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

竺夔

守東陽

劉宋義符元年魏太武遣將叔孫建攻東陽城宋青州刺史竺夔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叔孫建燒營及器械而遁

宗澤

守汴京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金兵留屯河上密修戰具為入攻計澤造戰車千二百乘立堅壁二十四所京城以固翌年敗

金將元朮金人屢攻不利乃引去

清代史論卷二

天聰  
崇德朝

●太宗之繼立

天命十一年太祖崩第八子皇太極嗣立太祖有子十五惟太祖狀貌奇偉自幼穎悟過人及長隨太祖征討運籌帷幄奮武戎行所向有功太祖嘗令諸子分主八旗並勛以同心謀國有才德能受諫者當嗣登大位迨太祖沒大貝勒代善(太祖長子)從其子岳托暨薩哈廉之言立弟皇太極皇太極以父無遺命且不便越次為辭衆堅請不已乃從之是年九月率貝勒大臣誓天行踐位禮以明年為天聰元年是謂太宗

立儲一事君主國之大問題也吾國自有史以來惟堯禪舜舜禪禹偶舛傳賢之例外此則君位皆世襲耳大抵君位繼承之制守經則以長達權則以功立長者其患少立功者其患多長幼不得妄干而功業猶可倖致當子姓衆多之世往往有竊一時之功以奪嫡而爭寵者賢如唐太猶不免喋血禁門此嬖子

匹嫡之禍。傳所以垂為永戒也。太祖努爾哈赤為開國英主。經營草創。幾底於成。獨於立儲無定規。彌留之際。亦未聞有顧命之詞。吾滋惑焉。或謂太祖無必成帝業之心。故未定建儲之大計。是不然。八旗分主。諭令同心。有才德能受諫者。固嘗命嗣大位矣。太祖當垂暮之年。攻寧遠城未下。不懌者累日。豈其時雄心猶在。而以為老當益壯。不必夙建儲貳乎。抑其心固鍾愛太宗。而以舍兄立弟。有違常典。欲言而不便遽言。姑遷延時日。以為俟也。迨有疾不豫。且幸清河。甚至大漸始返。未入都而崩。史臣謂太祖於國家政事。子孫遺訓。平日皆豫定告誡。臨崩不復言。夫於繼承之大計。且不聞有後命。而謂可死無遺憾。無待再言乎。吾意太祖臨歿之先。必有難言之隱。存於其中。故疾亟而仍不復言耳。否則左右之親信之臣。而大妃在側。難與告語。因為是緘默以終也。然始基不慎。越次相繼。而帝位自此紊亂矣。當日者。幸大貝勒等之甘心讓國耳。假使兄非泰伯。而弟為季歷。則兄弟爭位。其能無操戈入室。禍起蕭牆耶。顧亦由其時國基未定。雖明之舉。勢成騎虎。非有英明之概。不能當此座之居。彼大貝勒代善。



輩自問固不逮太宗。爰有此讓國之美舉。不然。康熙帝為一代誼辟。國勢已趨於極盛。何獨有諸子爭立。皇儲屢黜之患哉。總計有清一代。自太祖以迄宣統。帝凡十二傳。而立嫡以長。無異議者。僅同治帝一人。康熙時嘗立嫡子胤初矣。廢立以後。不復言建儲事。至世宗繼統。謠誣不一。宮闈隱秘。莫能深悉。洎乎季世。德宗嗣而有吳。可讀之諫。溥儀立而有義和團之變。家法不明。以至於此。乃歎太祖之不立儲嗣。與太宗之續序襲位。適足開後嗣之紛爭。而兆闕牆之釁也。貽謀之不可不臧也如此夫。

注釋

喋血禁門

唐高祖生子三。長建成。立為太子。次世民。次元吉。世民有

武德九年。世民伏兵玄武門。建成忌之。與元吉比。而傾世民。仇隙日深。高祖朝射殺之。遂繼為太子。後襲帝阼。稱唐太宗。大漸始返。

月上大漸乘舟還京。八潭河。沂大。善繼。妃富察氏生子二。長禘。英。次代流。至。鑿。雞。堡。距。都。四。十。里。而。崩。大。女。善。繼。妃。富。察。氏。生。子。二。長。禘。英。次。代。

德格類三妃葉赫納喇氏生子三。長阿濟格。次多爾袞。次多鐸。側妃伊爾根覺立。烏喇納喇氏為大妃。生子三。長阿濟格。次多爾袞。次多鐸。側妃伊爾根覺。

羅氏生子阿巴泰。庶妃中生子六。阿拜。泰伯。季歷。皆周太王子。長泰伯。次

湯古代塔拜。巴布泰。庶妃中生子六。阿拜。泰伯。季歷。皆周太王子。長泰伯。次

清 史 論 卷二 天聰朝 二 會 文 堂 印 行



繼統

見後卷  
雍正朝

吳可讀之諫

義和團之變

見後卷  
光緒朝

●明袁崇煥之議和

天聰元年。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遣使偕喇嘛僧一人。弔太祖喪。並賀即位。覘滿洲虛實。微示議和之意。太宗亦以書報之。往復者再。太宗所要求者。一。畫定國界。山海關以內屬明。遼河以東屬滿。明人不得增修遼西城堡。二。修正國書。兩國通問書式。滿主讓明帝一格。明諸臣亦當讓滿主一格。三。輸納歲幣。明廷當先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千萬匹。為和好禮。嗣後每歲納金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滿洲亦每歲以東珠十粒。貂皮千張。人參千斤。為報。袁崇煥請酌減金幣。并略索還遼東地。及官民男婦。與朝鮮不得加兵各事。兩國意見相左。而明廷且以議和為非計。屢相戒諭。於是和議不得要領。而袁崇煥之政策。以敗可戰而議和。南宋之所以不振也。可和而議戰。有明之所以終墟也。雖然。明亦豈易言和哉。袁崇煥固非真心議和者。而滿洲之太宗。益不願與明議和者也。

夫崇煥之才識足以敵太宗而太宗之英明亦足以料崇煥崇煥議和為修復遼西計太宗議和為專攻朝鮮計兩智相遇各挾隱衷以此虛與委蛇而有使命往還之舉其時崇煥貽太宗書與太宗之還答一則請不得加兵朝鮮一則以遼西城堡不得修葺為詞實隱具針鋒相對之妙而歲幣之增減國書之格式猶其後爾觀於此而知議和之固非易易也遼西所有之城堡為寧遠外障外障固則寧遠自安借曰不得修復崇煥其肯如約乎朝鮮本明之左臂欲圖明必先從事朝鮮借曰不得加兵太宗之不願如約亦在意中彼明室樞臣斷斷然以議和為非計固無以知崇煥之心即後世之策明者以崇煥議和之見足為當時之勝算吾謂其不知太宗也亦甚太宗承乃父遺志七大恨之誓屢見書牘其心固未嘗忘明也就令如崇煥言暫息干戈能保其始終勿渝乎劉項定鴻溝之約項氏東歸而劉即背盟未聞以失信之嫌貽譏來世世界有強權無公理敗則或咎其爽約成則反譽以達權故和之一字最不可恃者也我不能戰不能守則誰肯與我我能戰我能守而敵與我我且因疆場之無事為之解體

而強敵即狡啟於其後。南宋之與金議和也。有韓岳張李諸將帥。勢足以拒金人。故和議得以就緒。否則宋弱金強。詎真以一屈膝而即許和耶。然媾和以後。偏安一隅。偉為小朝廷之苟活。而不復振作。迨至帝昀之世。蒙古南侵。勢如破竹。遣使奉表。匍匐乞盟。而伯顏則始終不允。卒以滅宋。即如弘光繼立。圖存江左。而多鐸南下。蕩滅無遺。優勝劣敗。天演公例。雖欲求和。其可得乎。袁崇煥謂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崇煥之初心。固非以議和為久計也。明有一袁崇煥而不能。用則和亦亡。不和亦亡。以議和為非計者。固無論已。以議和為得計者。亦豈遂足為定論哉。

注釋

鴻溝之約

漢高帝五年。與項羽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項王立約。東歸。張良陳平以養兵。遠慮之說。阻漢高西旋。遂

追項王至垓下。迫項王自刎。卒以滅楚。

韓岳張李

韓世忠。岳飛。張浚。李顯忠。皆南宋名將。

一屈膝

小朝廷。俱見

胡銓疏。

遣使奉表

帝昀元年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乞和。元將伯顏不許。

弘光

多鐸見後

寧錦之攻守

明袁崇煥既巡撫遼東。與經略王之臣未協。明廷召之臣還朝。罷經略不

設以關內外軍盡屬崇煥。會和議未成。崇煥乃亟修邊備。太宗乘朝鮮之捷。詳見後篇。復大舉攻遼。西擊退大凌河守兵。進圍錦州。明總兵趙率教登陴固守。滿軍攻之不能克。移薄寧遠。崇煥守城內。滿桂等背城據濠。列車營火器以拒。太宗佯退兵誘之。明軍堅壘不動。進攻又不下。復回攻錦州。濠廣天暑亦無功。乃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明廷稱寧錦大捷。魏忠賢猶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復議撤錦州。專守寧遠。

太祖攻寧遠城未下。不憚者累日。逮太宗進攻寧錦。而兩城俱不能拔。益歎善攻者之不如善守也。夫攻守之勢不同。而其為難也則一。攻為客。守為主。以客主論。則攻難。攻者生地。守者死地。以死生論。則守難。顧此猶為皮相之談耳。善攻者在乘人不備。善守者在制勝无形。即此二者。而攻守之道盡矣。當太祖之起兵攻遼也。抵遼瀋而遼瀋下。逼廣寧而廣寧陷。其時守遼瀋者為袁應泰。守廣寧者為王化貞。無備豫不虞之勝算。故太祖率師攻之。而得以成功。此所謂

乘其不備也。迨進攻寧遠。遇袁崇煥之戒備。而其術立窮。太宗若曰。寧遠未下。吾先人之遺恨也。吾乘新勝朝鮮之銳氣。得一鼓而下之。則可以妥先靈。可以光大業。詎不甚善。然勁將猶在。守禦益堅。北門之管鑰。綦嚴。東渡之兵鋒。莫逞。加以錦州守將。不比蕭升。關內擁兵。已非高第。前有可資之犄角。後有可恃之奧援。太宗雖英武。寧能加出於太祖之上。而令堅城之遽下耶。攻錦州不克。攻寧遠又不克。遣降卒以為閒諜。而趙率教不之納。佯退以為引誘。而袁崇煥不之動。謀不得逞。戰又無功。至此而太宗不得不班師矣。吾謂太宗亦幸而班師耳。曩令頓兵於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師老而財匱。則軍士離心。不敗亦潰。又況時方盛夏。溽暑薰蒸。不亡於兵革。必亡於疫癘。枕骸載道。銳氣盡銷。此時欲進不能。欲退又不得。而袁崇煥率關內外之師。并力而來。非盡為所殲不止。陳友諒攻洪都不下。撤圍而東。遇明祖兵於鄱陽湖。一戰敗死。而偽漢以亡。太祖太宗兩攻寧遠。而不蹈友諒之覆轍者。由其無功即還。未嘗淹留城下也。然正惟太祖太宗之屢攻不克。而益見崇煥之制勝於无形矣。敵以驟我。以豫敵。以動我。



以靜敵以狡我以忍未事而繕邊備臨事而飭堅壁已事而戒窮追不必沾沾於勝敵而却敵自覺有餘斯真所謂制勝之術歟逆璫如魏忠賢猶以不救錦州為暮氣夫使保寧遠而失錦州則不援之咎尚可言也○有趙率教在明明固守錦州矣○乃猶以不援錦州為崇煥罪○讒人固固極哉○崇煥乞休而王之臣再至○復議撤錦州守寧遠○何又王在晉高第輩之多也○

注釋

蕭升

天命末年明錦州城守游擊蕭升聞太祖兵至焚其廬舍糧儲而遁陳友諒敗死鄱陽湖至正二

十三年陳友諒大治舟艦圍洪都時洪都屬明祖朱元璋由其從子文正與鄧愈為洪都守三月不能下明祖親率兵殺之友諒聞援兵至撤圍東出鄱陽湖遇明祖兵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陣明祖命死士用火攻之敗友諒兵追擊至涇江口友諒中矢死

◎遵化之進兵

天聰三年冬太宗以遼西有備改道攻明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親率大軍攻龍井關貝勒代善等皆諫阻之太宗不從遂毀關入進圍遵化巡撫王元雅以下憑城固守城陷死之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亦戰死明思宗命薊遼總督劉策控扼石門防滿軍



西軼滿軍。已由遵化而西。越薊州。徇三河。下順義。直薄燕京。明廷大震。大同鎮總兵官滿桂入援京城。屯德勝門外。與滿軍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入城休戰。時袁崇煥再出督師。率祖大壽。何可綱等兼程入衛。各鎮勤王軍亦聞有至者。思宗命崇煥統率之。與滿軍相拒。燕京少安。

滿洲之太宗。洵能軍哉。軍志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太宗蓋籌之熟矣。明知山海關不下。燕京不可以驟取。即倖取矣。要亦無可守之理。而太宗獨毅然決然。拒諸貝勒之苦諫。改道攻明。從龍井關而入者。欲有以懾明廷之氣。而使之不敢輕視也。宋高宗渡河而南。金兀朮率兵深入。席卷吳會。迨高宗至四明。東迤海濱。雖倉猝北歸。得江南而不有。然宋自是不復圖中原。畫淮而守。已沾沾自喜。至和議一倡。稱臣納幣。俱所不惜。怵於中而氣先為之奪耳。太宗攻錦州不克。攻寧遠又不克。袁崇煥罷而復用。隱然為關外之長城。非出奇無以制勝。非冒險無自進行。乃取道蒙疆。毀關徑入。以拊直隸之背。是役也。即兀朮之自建

康下獨松關。直擣臨安之策也。獨怪夫明室諸臣。議戰議守。日聞於朝。獨於畿輔之重防。反置之不顧。龍井關與大安口。長城之要隘也。一遇滿軍。而即破。遵化一州。直隸東北之保障也。撫臣王元雅。當邊警猝乘之日。且汰城中兵四百。激之使變。何其惑耶。趙率教為關右良將。竭忠赴援。乃不令人城。坐視戰死。而不救。關右之兵不可信。城內之兵乃可信乎。遵化既陷沒矣。而扼控石門之命。始下。誰為元首。誰作股肱。不備豫於平時。乃張皇於臨事。劉策方徘徊中道。而滿軍已馳抵國門。越薊州。徇三河。哈順義烽火達於深宮。戎馬臨於畿甸。徒為是軍書旁午。馳檄勤王。毋乃晚歟。夫以昌黎一邑吏。猶能募民固守。力却滿軍。援梯不能上。施鑿不能入。豈都門重地。關塞要防。乃漫無布置。竟任彊敵之蹂躪。而莫之敢禦乎。况乎故輔猶存。承宗未老。令思宗即位之初。與袁崇煥同時並用。則承宗戍北。崇煥戍東。京畿可高枕無憂。何至如王元雅輩之庸憤無能。遇敵失守。彼滿洲太宗亦惟有撫髀興嗟。斂兵自固而已。即不然。繞道喜峯。一攻不下。再攻不下。則必索然而去。以勢如危卵之燕京。猶且託詞天命。未敢徑

取況敢頓兵於重關之外乎。金兀朮過獨松關，謂其下曰：「南朝若以數百兵守此，安能遽度？乃歎天下惟無備而後受攻，未聞有備而不能却人之攻也。」觀滿洲太宗之攻明無備，益知太宗之能軍。觀明思宗之無備受攻，益知思宗之不能守國。

注釋

龍井關

在喜峯口西

四明

今浙江省鄞縣。南宋置明州，地有四明山，因稱四明。

海濱

高宗建炎四年，金人破明州，襲

高宗於海高宗走

獨松關

在浙江省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為江浙二境要隘。

大安口

在遵化西北，設有關城，太宗遣

見勒濟爾哈朗岳托攻

汰兵四百

王元雅，汰城中四百，其汰兵開城，延滿軍，遵化遂陷。

趙率教戰歿

教馳援遵化，抵三屯營，總兵

石門

在遵化西，石門西，今直隸省順義，在京都西北。

義昌黎

縣名，當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聞滿軍至，率居民并集各城，潰兵登陴，固守，滿軍合蒙古兵盡夜進攻，不克。太宗親督兵還攻之，火燎雲梯。

折持盾鑿城亦

故輔

滿軍攻明京，成基命請速召還故輔孫承宗，喜峯即喜

在遵化

以反間計殺袁崇煥

初，袁崇煥以忤魏忠賢去，思宗即位，誅魏忠賢，復起崇煥督師薊遼，賜以

尚方劍。假之便宜。甫蒞鎮。以毛文龍在皮島。桀驁自用。前後章奏。又多虛張失實。遂設計邀文龍校射。數以十二罪斬之。思宗方倚崇煥。聞報不之罪。然未嘗不忘其專擅。逮滿軍進薄明京。崇煥自山海關兼程入衛。思宗命統諸道援軍。營沙河門外。鏖戰互有殺傷。太宗用反間計。謂與崇煥有密約。令所獲明宦官知之。陰縱使去。思宗信宦官言。即召崇煥入城。下之獄。其屬將祖大壽何可綱等。即擁衆走山海關。翌年。太宗歸瀋陽。明廷讞崇煥罪。責其擅殺毛文龍。并以其前主和議。誣其引敵脅和。置之極刑。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

范增去而項氏亡。袁崇煥戮而明社屋。反間之毒也甚矣哉。顧吾不咎敵人之肆毒。而專咎閻主之信讒。項羽之於范增。相知有年矣。任賢勿貳。古之訓也。乃墮陳平之閒計。疏而遠之。敵國未破。謀臣先亡。不敗奚待。顧猶僅曰疏之而已。增之去。增自去也。羽固未嘗逐之耳。若明思宗之待袁崇煥。較項羽為尤甚。以閻豎之片言。立下之獄。匪惟下獄。且置諸極刑矣。而不思兩却勅敵。堅守寧遠。

者為誰耶。而不思千里赴援。入衛京畿者為誰耶。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乃壹不免其身。并加以野蠻時代之慘罰。幾何而不令將士灰心。英雄扼腕也。短崇煥者。以擅殺島帥。主和滿廷兩大案。為崇煥罪。夫毛文龍非必不可殺者。擁島自固。桀驁難馴。大罪十有二。崇煥固歷數之矣。而文龍不能言。理屈則詞窮。殺之亦不為過。且將在外。君命不受。有利於國。專之可也。思宗既賜以尚方劍。假之便宜。則當殺即殺。安得云擅。司馬穰苴斬莊賈。而軍令始肅。李光弼斬張用濟。而壁壘一新。若加以擅殺之罪。先戮將臣。是齊不能却晉。燕唐不能除安史矣。至如和議一事。特崇煥緩兵之計耳。遼右之數被兵革也。久矣。誠使得一時之修好。予我以休養完繕之機。則未始非制敵之勝算。守為正和為輔。固崇煥之本意也。盈廷憤憤。顛倒是非。反以引敵脅和。誣之不責。蹇帥之玩寇。妄咎良將之欺君。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尚何言哉。嗟嗟。天下之最可殺。而不易殺者。為奸佞。最不可殺而易致殺者。為忠良。佞臣日伺人主之喜怒。以為獻媚之方。故人主每曲護之。而不忍喪其軀。忠臣則不然。君所謂可。而彼或



曰否。君所謂否。而彼或曰可。其拂人主之意也。已久。一經讒間。觸怒愈甚。雖立置重辟。而不惜。庸詎知奸佞足以喪國。而忠良足以興邦。不愛忠良。獨不愛社稷乎。思宗自謂非亡國之君。吾謂即袁崇煥之誤戮而已。足致亡。項羽中漢之閒計。疏范增而增去。假令增不速死。羽未必不事後知悔。而再下徵車。若明思宗之於崇煥。信外人之讒閒。一怒而即置之死。死者不可復生。洎逆闖入京。始歎諸臣誤我。晚矣。讀明史至熹宗五年。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思宗三年。磔前督師袁崇煥。識者已決其必亡矣。於滿洲何尤哉。

注釋

漢間范增

漢高祖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項羽遣使至漢。陳平使具太牢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項

王使。急持去。易以草具。楚使歸告項王。遂司馬穰苴斬莊賈。穰苴為齊將。使大疑亞父。亞父怒而去。至彭城。疽發背死。

軍莊賈違約。後至。斬之。軍士李光弼斬張用濟。唐肅宗乾元二年。以李光弼

馬元帥。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謀逐光弼。而請子儀為諸將。安史。安慶緒

黃鐘二句

見屈原卜居。所沮而止。光弼至。用濟來謁。斬之。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

●明都諸將之戰歿



明廷既逮崇煥。特設文武兩經略。以尚書梁廷棟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  
定二門。時滿軍已薄京城。兩遣使齎書議和。不報。乃分兵下固安良鄉。復  
回軍至蘆溝橋。進次永定門。明思宗趣滿桂出師。桂言衆寡懸殊。未可輕  
敵。中使趣之急。乃督總兵孫祖壽等迎戰。列柵以待。滿軍夜冒明兵旂飾。  
驟衝桂營。桂不及防。與孫祖壽等皆戰歿。思宗以庶吉士金聲薦擢游僧  
申甫為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為兵部侍郎。製車礮等。皆以倉  
卒未訓練。敗死。滿軍越通州而東。拔永平。遷安。灤州。分兵向山海關。為守  
將官維賢所却。還攻撫寧。昌黎。亦不克。太宗乃下令班師。取道冷口關而  
歸。

語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觀滿州太宗之攻明京。有可取之勢。而不取。信所謂  
知彼知己矣。獨怪夫明思宗之為國。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而徒令諸將委敵捐  
軀以殉也。夫滿軍由閒道而來。利速戰。明軍為京畿之輔。利固守。自遼東西廩  
兵後。有明疆吏好戰者。常與城俱亡。堅守者。獨與城俱存。思宗應亦聞之詳矣。

遵化一陷。三河順義諸邑望風而靡。藉非守吏之失職。滿軍雖銳。未必若是其甚也。京師為全國首要之區。其平時之守禦。諒必較嚴。加以各道勤王聞警入衛。待援師大集之後。密布犄角。四面設防。內則堅壁以拒之。外則高壘以困之。彼冒險深入之敵軍。師老力竭。馬疲饑。寧能長此逗遛乎。至於彼竭我盈。齊起以作兜圍之舉。則楚歌四集。雖勇如項羽。亦惟自刎以終耳。滿洲之太宗。已薄明都。而不敢壹意進攻。反迴翔於畿輔間者。正恐明軍之併力合圍。而故為分兵散驚。有以亂明人之耳目也。滿桂屯兵永定門。猛將當關。萬夫莫入。而思宗無端趣戰。今其移營門外。以孤軍當大敵。寧有不為敵所乘者。唐哥舒翰屯戍潼關。朝旨遽趣其進兵。靈寶一戰。全軍皆墨。如滿桂之戰。亦其類爾。若夫中甫僧也。劉之綸書生也。向未嘗親臨戎地。徒以侈譚方略。具有製造之小才。即為不次之擢。無論將與士不相識。兵與器不相習。倉卒出師。無倖勝理。即寬以時日。俟其教練而成軍。亦且足以致敗。趙括徒讀父書。不知通變。其後卒陷於長平。天下未有一無經驗者。而可令握重權。況軍機大事乎。夫以老於兵事。

之袁崇煥千里赴援。正可作長城之倚畀。乃讒間一乘。驟令下獄。反舉空談之僧侶。新進之儒生。視為奇莠。是何異宋欽之罷李綱。神師道而反用郭京。劉孝竭等。選六甲六丁以禦金人也。嗚呼。毆宿將以死敵。其誤大。毆空疏迂腐之徒。以死敵。其誤尤大。宿將固習於用兵者。趣使迎戰。或猶有萬一之希望。彼空疏迂腐之徒。坐而言萬不可起而行。毆之絕地。徒殺其軀而已。何裨國事哉。或猶謂思宗不徇和議。因免徽欽之辱。而滿洲之太宗。乃知難而退。是尤懵乎當日之形勢。而為是一孔之論者。思宗剛而愎。不知彼尤不知已。固無從為之解免也。

注釋

楚歌

漢高圍項王於垓下。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乃潰圍南走。至烏江。僅二十八騎。乃

自刎哥舒翰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以哥舒翰為副元帥討之。翰屯軍於潼關。翌年。遣使趣翰進兵。翰議從緩。楊國忠疑翰謀已。復趣之。翰

撫膺慟哭

引兵出關。遇賊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與戰大敗。潼關遂陷。翰被執而去。趙括徒讀父書。戰國時。秦攻趙。

平壁弗出

秦遣人反。聞曰。秦獨畏馬服君子。趙括商。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以括代。頗將。簡相如諫曰。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至長平。

為秦兵所圍

戰死。六甲六丁。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國宋京。有郭京者。言能施秦玩趙。卒四十萬。六甲六丁。六甲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偷金將。朝旨。

命為成忠郎使自募兵守城。又有劉孝竭等募眾。詭稱六丁力士。大率效京所為。金園益急。邦京遣兵出戰。敗走。京等亦遁。宋京遂破。擔徽鏡二帝北去。

### 大小凌河之役

明崇禎二年。以滿軍進薄京師。起故輔孫承宗視師通州。旋移鎮山海關。翌年。太宗歸瀋陽。承宗復關內四城。灤州。遷安。永平。遵化。又越年。太宗鑄紅衣大礮。令漢軍演習成熟。復攻大凌河。時承宗方整繕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遼東巡撫邱禾嘉不用命。兼築右屯城。大凌河城僅築其半。滿軍驟至。四面環攻。禾嘉自寧遠至錦州。與總兵吳襄。宋偉等赴援。踰小凌河。轉趨大凌河。陣長山口。滿軍先攻宋偉營。偉殊死戰。不能破。繼攻吳襄營。黑雲驟起。風從西來。襄縱火相倡。忽大雨。反風。襄營燬。先走。宋偉以孤軍難支。亦敗退。時祖大壽守大凌河城。援盡糧絕。不得已以城降。詭言妻子在錦州。願為內應。太宗縱歸大壽。復為明守。滿軍毀大凌河。而還。明臣劾承宗築城啟釁。承宗劾禾嘉違令失機。并乞休。承宗免職。禾嘉亦罷。廷弼戮。崇煥磔。僅存孫承宗一人。為遼左之保障。乃復被宵小所齟齬。排而去。

之何思宗之不明與熹宗如一轍也。夫以孟明之兩敗秦師而秦穆猶任用之，增修國政，卒霸西戎。孫承宗當天啟朝，有四載守遼之功，未聞敗衄而被扼於魏忠賢之手。熹宗之昏憤不足責矣。思宗一出而誅逆閹，召承宗至平臺，立敕重用，命之衛京，即周閱都城，至五鼓而始畢，出守通州，聞令疾馳，從騎僅二十人，未嘗少憚。入城固守，兼復馬蘭，至移鎮關門，躡滿軍後，復關內四城，為國竭忠，不稍觀望。唐之郭汾陽不是過也。顧以大小凌河一役，為讒人所奏，劾遂黜，正而崇邪。思宗一隙之明，至此盡蔽。微特不逮秦穆，即唐之肅代亦弗如遠甚矣。吾試即大小凌河之役，以覈定孫承宗之功過。大小凌河者，錦州之衛也。右屯者，廣寧之衛也。廣寧早陷，而錦州未失。孫承宗議專築大凌，邱永嘉請兼築右屯。夫右屯遠而大凌近，築大凌僅可固錦州，築右屯并可圖廣寧。遠近兼籌，未始非策。然大凌未固，錦州且失，捍衛之資，遑問廣寧耶？承宗固非以右屯為不必築者，但欲速不達，漸進有功，而承嘉違命，忽近圖遠，以致大凌工築僅完其半，而滿軍驟至，不克堅持，是其咎在承嘉，於承宗無與也。吳襄、宋偉、史稱



其不相能。平時既積有宿嫌。臨敵亦安望共濟。長山一戰。吳襄以營燬先走。宋  
偉獨力難支。乃亦敗衄。事前失察之咎。似不能為統帥寬。然承宗在關上。而承  
嘉在寧遠。承宗之不及遠察。猶可言也。承嘉密邇錦州。顧絕不之覺。而以夙不  
相能之裨將。同當大敵。坐失機宜。是固咎無可辭者矣。寧能遽罪承宗乎。奄豎  
宵小。讒口紛呶。始劾承宗之築城啟釁。旋復追論其喪師辱國。向令思宗明睿。  
則蜚語之交構。何自而行。築城之舉。為保寧錦計耳。滿廷之窺寧錦也久矣。築  
城則進攻。不築城其能不進攻乎。喪師辱國。乃承嘉軍謀抵牾之失。而寧錦猶  
存。尚無大礙。罷承嘉而專任承宗。遼事固可為也。不此之察。遽褫其職。自是將  
士灰心。而大勢去矣。夫熹宗之罷承宗也。猶予以世蔭。思宗罷承宗。并其世蔭  
而盡奪之。逮至高陽失守。闔門殉難。臣不負君。君實負臣。豈真天意歸清。為之  
隱除勍敵。以促成帝業耶。為太宗計。喜可知已。

注釋 孟明兩敗秦師

周襄王二十五年。秦孟明視出師襲鄭。無功而還。晉先軫遊擊于敵。敗之。越二年。孟明伐晉。報怨。戰于彭

衙。復敗績。秦穆復用孟明。增修國政。晉師伐平臺。即後右門。明代馬蘭。在西

晉。晉人不敢出。至般。封尸而還。遂霸西戎。



北有闕城。後為馬蘭鎮。郭汾陽名子儀。封汾陽王。唐室賴以再造。肅代二宗亦信任。任

襄宋偉不相能。見明史。孫承宗傳。長山在錦縣東南。拳巒。縣名。世陰在寧遠。功。陰子錦

衣世千戶。思宗被承宗官。并奔寧遠。世陰。高陽失守。闔門殉難。崇禎十一年。清軍入塞。攻高陽。承

節子舉人。鈐尚寶丞。銜官生。鍾生員。鈴錫。從子鍊。及孫之沅。之滂。之深。之浩。之德。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溪。之瀚。皆戰死。

### 平察哈爾

天聰六年。太宗率諸軍親征察哈爾。察哈爾部元之嫡裔。太宗也。居漢南

蒙古之東。天命朝。察哈爾部林丹汗為內蒙古諸部長。嘗致書太祖。語多

驕慢。復乘勢侵略各部。各部憚其威力。多歸附滿廷。時明方困守遼西。欲

利用察哈爾以敵滿洲。歲輸巨帑。使擾遼東。太宗亦常遣將襲其邊境。屢

有俘獲。而未經戡定。至六年四月。乃督師親征。并徵集蒙古兵。越遼河而

西。出其不意。踰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議拒戰。而所部解體。

遂徙人畜十餘萬。由歸化城渡黃河西奔。沿途多離散。滿軍至歸化城。收

其遺眾而還。越二年。再至察哈爾。林丹汗部屬多來歸。進攻明邊。下城堡。

無數。是年林丹汗病死青海。翌年其子額哲懼滿軍西逼，乃率衆降。太宗封額哲為親王。內蒙古大部悉平。

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滿洲毆蒙民者察哈爾也。當滿洲開國之初，其為蒙古遺族而逼處遼瀋者，以科爾沁部為最強。科爾沁之西南則即為察哈爾部。科爾沁之歸附滿廷也，察哈爾汗實毆之。科爾沁與葉赫聯兵以後，屢受創於滿軍。爰遣使乞好，然猶不過畏滿洲之兵力。姑與媾和，以為保境息民之計。而其心則固未愜也。自察哈爾部林丹汗恃其疆盛，數擾鄰境，而科爾沁首當其衝。奧巴台吉勢不能敵，乞援滿廷。天命十年，滿洲諸貝勒曾統兵往科爾沁解林丹之圍矣。翌年奧巴至滿廷入朝，始締和親之約，傾誠歸服矣。夫察哈爾與科爾沁壤地密邇，不啻膏齒之相依。況扈倫諸部早就淪胥，遼瀋以西漸歸滿族。林丹汗方自懼之不暇，暇構怨鄰封，毆入滿廷，以致孤立無助手。科爾沁東服滿洲，已斷察哈爾之右臂。此而不察，猶且窮兵黷武，橫行漠南，破喀喇沁，滅土默特，是正所謂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太宗率軍西征，越遼河

而西踰內興安嶺千三百里直搗其庭而林丹汗乃寂不之聞至於兵臨城下始為拒戰之謀無論所部之解體也即或不爾而以倉卒之召募拒精銳之敵軍其能不敗且亡乎勇夫重閉況乎為國彼殆以諸部之莫余敢侮不必綢繆於未雨而不知毀室取子者之已自天而下也獨是察哈爾為明室後敵自林丹汗與明修好後明嘗厚給歲幣使防滿洲雖以敵攻敵非遂為中國利然察哈爾不亡則宣大一帶儘可無虞當滿廷移都遼陽之日太祖謂北伐蒙古二三日可至其欲蕩平察哈爾以翦明之羽翼也久矣太宗承乃父遺志其蓄意也亦深第以部落繁多勢難悉定得林丹汗以啟集之使之戰成功斯固太祖之所未及料而亦太宗之所喜出望外者也林丹西走病死青海厥嗣額哲稽首稱臣自是長城以北滿人無道梗之患而入塞無虛日矣是故太宗之所戡定者雖僅一察哈爾而據建瓚之勢以圖中原則實自察哈爾一役始

注釋

察哈爾

舊譯作插漢兒係元順帝九世孫上赤所建專轄漠南蒙古東半以地近長城故名林丹汗上林丹稱

胡土克科爾沁係元太祖弟哈薩爾後裔明初置元良哈三衛之一其酋科爾沁

爾沁遣使乞好在天命前奧巴科爾沁汗名天命十年十一月遣使至滿廷

林丹汗開風夜遁圓乃解盟年五月奧巴八朝太祖優喀喇沁係元太祖功

禮之與盟于渾河岸並以公主嫁奧巴賜號土謝圖汗臣濟拉瑪之

後土默特係元順帝九世孫俺答之後明嘗封為順義王中為察哈爾所滅

守順義王印後其酋復陰與明通乃收印不立都統宣大宣府以上天聰朝

●改元崇德

天聰九年貝勒多爾袞等收服察哈爾部落得元代所遺之傳國璽并以

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皆來降於是羣請太宗上尊號外藩蒙古

貝勒亦上表勸進乃以明年為崇德元年改國號曰大清稱尊號曰寬溫

仁聖皇帝建太廟定宮殿冊封諸貝勒大臣及孔耿尚可喜三降將有差

太宗得傳國璽於察哈爾部爰有改元之議或曰此天之錫國寶於太宗為有

清受命之符也吾意不然新莽嘗奪璽於太后之手而其後且身被鸞解矣孫

堅得璽袁術攘而有之堅固不聞期成帝業而術之自速敗亡與新莽且一轍

也太宗固夙以英睿稱者寧以得璽一事而即定策改元乎乾隆帝評通鑑輯

覽以在德不在靈為言。為太宗之後嗣而不以祖宗之得靈為幸。是可知太宗之改元。其非由於得靈也明矣。然則太宗之所以改元者。果何在哉。察哈爾平額哲來降。長城各口滿軍得自由出入。憑高屋建瓴之勢。南下以圖中原。足以亡明。足以興清。此固太宗創造帝業。躊躇滿志之舉。而其視帝制之可以永久。明社之終為清有者。則猶不在此也。太宗有意改元。竟膺尊號。其決於孔耿尚三將之降乎。當其入遵化。下三河。順義。勢如破竹。而不敢徑攻明京。託言天命未至者。匪第恐各道之入衛。歸路之將絕也。深入人境。颺忽東西。凡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民心之嚮背。俱未洞悉。其底蘊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而無憂其困耶。永定德勝二門。兩齎議和書。蓋欲藉一時之修好。遣使聘問。有以觀中國之虛實。而靜待時機耳。無何而明將孔有德。耿仲明。竟畔明出走。航海來歸矣。又無何而廣鹿島守將尚可喜。亦以旅順之失陷。攜民降順矣。前此求一偵諜而不可得。今則得降將三人。以為滿廷之嚮導。是較傳國璽而尤足珍也。元得劉整。呂文煥之降。而後足以亡宋。前驅有引。則安轡而入。惟馬首是



瞻而無所疑。太宗嗣位已十年矣。不改元於十年以前。而改元於十年以後者。非以指引有人。視中國如指掌。而可以安然為帝耶。且改正朔。加徽號。建太廟。崇宮殿。尤足使降臣帖服。藉固其翊戴之心。蓋彼雖來降。而其心目中之所繫。戀者猶以故主為崇。視滿廷如異域。迨震之以位號。壯之以觀瞻。龍之以爵賞。俾知攀龍附鳳。較諸在明之日。尤勝一籌。則漸澹其憶舊之恩。而樂為我用。不然。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不得已而出降。姑惟是媮生苟活已耳。亦安肯為滿廷出死力哉。彼世之以太宗得璽為改元之決計者。其不知太宗也實甚。至若以天意歸清為解。則其說尤謬。天何言哉。發憤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注釋

新莽奪璽於太后

漢立孺子嬰。王莽攝政三年。自稱新皇帝。使王舜請璽於太后。太后涕泣。辭以語。曾之。乃以璽投地。

醫解

漢兵誅王莽於漸臺。節解醫分。

孫堅得璽

漢靈帝末年。官宦張讓等。劫太后。嗣君走河上。掌璽者以璽投井中。及孫堅舉兵。擊敗董

卓

人洛陽。掃除宗廟。

袁術之亡

袁術聞孫堅得璽。拘堅妻而取之。偕稱帝。淫後甄官井。得傳國璽。

歸漢

孔有德耿仲明

供毛文龍部將。文龍死。孔耿二人走登州。速滿軍攻大

利有德反。與耿仲明同據登州。尋為明軍所圍。均走旅順。又被擊退。乃並降滿軍。

尚可喜

孔耿既降滿洲。導滿軍攻旅順。總兵黃龍戰死。廣鹿



島。副將尚可喜。與龍相特角。及旅順失守。亦降。廣鹿島。在奉天省西南海中。劉整。呂文煥。宋理宗景定二年。知瀘州。降元。度宗咸淳九年。呂文煥為襄陽守。元兵圍之。歷五載。賈似道擁兵不救。乃以襄陽降。

征服朝鮮

明初。朝鮮國王李成桂。受明冊封。世奉明朝。萬曆時。日本兵陷朝鮮京城。明出師援之。歷七年始定。洎楊鎬舉四路兵攻滿洲。朝鮮亦遣將與會。鎬敗。朝鮮兵亦多被俘。太祖歸其部將十餘。遺書朝鮮國王。令自審去就。不報。太祖崩。亦不遣使弔問。太宗天聰元年。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所向皆克。直逼國都。國王李倧携妻子遁江華島。奉幣乞和。議成。約為兄弟之國。滿軍凱旋。其後太宗發兵攻明。徵舟師於朝鮮。不至。徵糧亦不與。太宗改元崇德。朝鮮使臣入賀。不拜。令送質子。復不應。崇德元年。太宗馳檄朝鮮。數其敗盟之罪。督軍親征。長驅直進。入破其都。李倧徙妻子於江華島。自率親兵渡漢江。保南漢山城。太宗合軍圍之。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李倧乞援於明。明登萊總兵陳洪範。以舟師出海阻

風不得渡。清親王多爾袞復造小舸至江華島。擄李侗妻。李侗窮蹙乞降。因納明所給敕印。以二子為質。約歲時貢獻朝賀。一如明制。自是朝鮮為清屬者二百餘年。

清初之朝鮮。即隋唐之高麗也。隋文帝攻高麗不克。其子廣攻之而反敗。其後唐太宗征之。而又喪師。夫當時之高麗亦一弱國耳。隋文時東征之師。至三十萬衆。煬帝徵兵。且至百餘萬矣。然而漢王諒無功而還。來護兒宇文述輩屢戰屢敗。踉蹌西歸。此何故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席全盛之國勢。節制興兵。以加蕞爾之小邦。而亦頓兵安市。欲前反却者。又何故也。或曰。以勞師襲遠。餽運不繼。故或曰。以負隅固守。恃險難下。故逮觀於清。太宗之兩征朝鮮。所向皆克。而後知兩說之皆無當也。夫以隋唐之距朝鮮也遠。滿洲之距朝鮮也近。似矣。然太宗之世。猶有明以牽掣其後。馬首雖東。不能無西顧之患。而隋唐何有焉。師行所至。除朝鮮境外。隨在可取。給芻糧。此而不克。而清太宗顧獨能克之乎。若謂其恃險難下。則由隋唐以迄明清。山川如故。形勢不殊。平壤一隅。來護兒敗。

績地也。安州一城，即唐太宗所攻之安市城也。清貝勒阿敏等一擊朝鮮，安州平壤諸軍民望風而遁矣。太宗再征安州，遽降。多鐸、岳託等至平壤，而平壤又不戰而定。直至擣其庭，俘其妻孥，入虛如無人。豈前有可據之險，而後乃無險之可據耶？大抵為國者不能無所恃，有所恃無懼，必敗；有恃必亡。南北朝時，高麗嘗與陳結好矣。隋滅陳，高麗失所恃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其子廣伐之，則前乎此者皆懼而知備，秣馬厲兵，積穀粟，修械具之日也。備豫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二年之餘，施及於五十年之久。其君若臣常戒懼不急，宜其以小敵大，而足以敗隋却唐也。若明清之交，則朝鮮之倚明為援也久矣。自李成桂受明冊封後，歷數傳而至李暉，享國至二百餘年之久，托庇明廷，賴以無事，倭人一入而將不知兵，兵不習械，坐令開城平壤諸要區相繼陷沒，微明援早為東瀛有矣。然正惟因明之足恃，而猶不知懼，故滿軍驟入，遽遁江華。始則乞和而約為兄弟，繼則乞降而竟判君臣，苟不欲屈膝而不得者，魏氏默深謂朝鮮八道什九無城，未知設險守國之義，其兵

多長衫大袖無訓練故屢覆於敵國此正無所懼有所恃之大弊也李侗以前明庇之李侗以後清庇之其國人上下仍不以弱小為懼而惟大國之是恃恃明者二百數十年恃清者又二百數十年日本維新清威凌替則又轉而恃日本庸詎知日本之非明清比耶統監至矣理事集矣甚且廢其王奴其民囊括其土地以去矣李氏五百餘年之社稷從此不復血食也哀哉

注釋

隋伐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高麗王元冠遠西帝命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衆伐之出臨渝關值水潦饑運不繼軍中饑疫

乃罷兵至煬帝七年徵天下兵會涿郡復擊高麗將軍來護兒唐伐高麗前以水軍攻平壤敗績宇文述等九軍又大敗於薩水窮蹙而歸

平壤在朝鮮平安道東南別稱曰王險又曰西京安州在平壤西北隋滅陳事在開皇九年高麗國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

為非李成桂本高麗大臣遂其主王瑤而自立國號朝鮮李昞成桂八子開城本高麗太祖二十五年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

在今京畿道江華島在京畿道南海中魏默深名源清道光時邵陽人著有朝鮮八道京畿道

道忠清道全羅道慶尚道江原道咸鏡道黃海道平安道統監理事清光緒三十一年即韓國主李熙九年日本設統監府於韓京分建

理事廢於各道奪廢王清光緒三十三年日本迫韓國主李熙禪位於其子拓越四年并其子拓廢之置朝鮮總督府韓亡五

百餘年之社稷二句本韓主李熙對日本統監伊藤博文語

● 三次入塞

崇德元年。太宗命郡王阿濟格等入喜峰口。由間道至昌平。連下畿內州縣。明督師尚書張鳳翼。宣大總兵梁廷棟。懼不敢戰。清軍俘人畜十八萬。而還。三年。又命親王多爾袞。岳託等分路入牆子嶺。青山口。至通州合軍。復東西分攻。畿輔大震。明宣大總督盧象昇入援。與兵部尚書楊嗣昌。中官總監高起潛。議和戰事宜。象昇主戰。與嗣昌未協。遂至保定禦清軍。又為嗣昌所扼。涕泣誓師。進至鉅鹿。起潛擁重兵相距五十里不救。象昇率兵僅五千。血戰兩日。死之。清軍東入濟南。虜德王由樞以歸。太宗曾由樞上書明廷。請議和罷兵。亦不報。逮松山錦州皆降清。見下篇。明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思宗密議和約。語淺。新甲獲罪。和議遂絕。七年十月。太宗復遣貝勒阿巴泰等。毀長城入薊州。攻克畿南山東各州縣。還至近畿。明大學士周延儒視師通州。不敢戰。清軍至懷柔縣。敗薊遼總督趙光抃軍。乃返。是時關內外設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又有中官以總監之事。權不一。戰



守無所施。故清軍三次入塞，皆振旅而歸。

明之亡，清亡之，非流寇能亡之也。亦非清亡之，明自亡之也。自清太宗改元以後，遣師入塞者凡三次。推太宗之用意，即所謂亟肆以敝之，多方以誤之之策耳。阿濟格等之入塞也，連下畿內州縣，俘人畜十八萬而去矣。多爾袞岳託等之入塞也，游弋畿輔間，破城四十有八，被俘獲者無算。錚錚如盧象昇，為明室健將，以鉅鹿一戰而敗亡矣。阿巴泰等之入塞也，分道南嚮，攻克八十八城，還敗趙光抃八鎮兵於螺山，復席卷所有而歸。雖出入長城，得其地而不之守。然疆場猶是，而元氣已枵。又況遼餉，勸餉，練餉，諸名目，有加無已，為防清故，重斂募兵，以致民不堪命。所在暴動，蓋清軍入塞之年，明之流寇已半天下矣。當其時，傾全明兵力，以與流寇從事，尚足以挫其鋒。乃流寇稍戢，而清軍至，清軍退而流寇復興，二三宿將，忽南忽北，疲於奔命，負創者死，被執者降，中原空虛，而逆闖遂長驅犯闕。京師失守，明祚以終。夫清未嘗與流寇期，而流寇之鴟張，實自清軍之連歲入塞，牽掣明師，不遑兼顧而致此。吾故曰：明之亡，清亡之，非流寇



能亡之也。清之窺明也久矣。出師者數次。而齋書議和者亦數次。是猶因山海關之未下。東西道梗。明都非可以驟取。欲藉和議以怠明師。待時而後動耳。顧為明室計。則未始非可乘之機會。越句踐行成於吳。而卒以沼吳。唐太宗與突厥盟。而其後卒滅突厥。必有忍其乃有濟。惟能屈然後能伸。設思宗當日決計主和。北有以止入塞之清軍。南可專戢跳梁之小醜。待內訌已靖。再圖外攘。未晚也。不謂剛愎自用。恥於言和。袁崇煥以議和而見殺。沈啓以議和而被逮。陳新甲已受議和之密委。因語洩而棄市。亦思和戰大事。顧可以秘密為之乎。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和。和則非盡足病者。思宗第知和之可恥。而不知不和之尤為非計。外患棘矣。而內亂益甚。猶復權衡失當。層置乖方。對內則燕晉之郊。除周遇吉外。無一可倚之干城。對外則徒事設防。關東西千里間。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庸。鶩雜皆。觀望遷延。如是而欲支持殘局。倖免危亡。得乎。吾故曰。非清之能亡明。明實自亡之也。語有之前車覆。後車鑒。敢因清軍之三次入塞。論定明亡之結果。為後世之為國者戒。

注釋 鉅鹿今直隸省屬縣螺山在懷柔縣北遼餉勒餉練餉明萬曆時歲徵遼餉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徵勒

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唐太宗與突厥盟唐高祖起兵時稱臣於突厥

太宗受禪復入寇至使橋太宗率六騎隔水與語責突厥可汗利負約頡利乃請盟越四年命李勣等討平突厥擒頡利以歸沈啓任明

同巡撫以私陳新甲明思宗密以和議委新甲事被譴言路譁然論劾

締和約被逮周遇吉任明為代州總兵李闖陷太原進攻代州遇吉力拒之食盡

下獄尋周遇吉退守寧武關賊踵至擊殺賊萬人城毀復完者再後被陷闖

節死總督四關內關外昌平巡撫六寧遠永平順天保定總兵八寧遠山海

●松山及錦州之降

清軍連年入塞未得尺寸地太宗知山海關不下不能爭中原而寧錦諸

城不破不能得山海關乃於崇德六年命睿親王多爾袞等攻錦州不能

拔以鄭親王濟爾哈朗代之偏城築長圍破其郭明勳遼總督洪承疇遼

東巡撫邱民仰率曹變蛟王廷臣吳三桂等八總兵軍十三萬集寧遠為糧

支一歲錦州守將祖大壽遣卒傳語毋浪戰洪承疇方為慎重計職方郎

中張若麒至。奉命議戰守。密請降旨趣戰。承疇乃留糧芻於杏山塔山間。率六萬兵先進。次松山。諸軍繼之。太宗聞明師大集。急統軍趨援陣於松山杏山間。別遣軍奪其塔山之積聚。明師糧匱無鬪志。三桂等六總兵先遁入杏山。變蛟廷臣亦撤兵入松山。與承疇民仰困守杏山。兵復奔回寧遠。遇伏大潰。三桂等僅以身免。次年二月。松山食盡。副將夏承德開城迎清軍。承疇以下皆被擒。民仰變蛟廷臣不屈死。承疇降。祖大壽聞松山已失。亦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

洪承疇以知兵聞。而松山一戰。全軍敗沒。至甘為貳臣而不悔。何其僊也。夫明自遼左被兵以後。大率清軍利戰。而明軍利守。袁崇煥兩却寧遠之圍。守之效也。金國鳳以孤軍駐松山。死守不下。令太宗撤圍而去。亦守之效也。洪承疇率師援錦州。既曰赴援。則以進兵為目的。與駐守之情勢。似不相同。然必我立於不敗之地。而後足以援人。祖大壽遣卒馳言。固明明以浪戰為戒。而唯恐援師之先敗矣。承疇初議就兵護糧。步步立營。以守為戰。正持重之勝算也。聞外之

事將軍專之。胡為以朝旨敦促。遽為之易前議耶。就令君命難違。逗遛有罪。而當時所統之軍。至十三萬衆。大將凡八員。寧不可分軍馳救。而躬為後援。或親詣邊境。而令邱民仰曹變蛟輩策應於其後。亦可免腹背受敵之虞。敬慎不敗。古有明訓。安有彊敵當前。顧貿貿然率軍輕進。而無一後備耶。況夫糧芻者。三軍生命之所寄也。承疇出師時。芻糧支一歲。食亦足矣。自寧遠至松山。所齎行糧。僅五六月。委其餘於杏山塔山間。曾亦自問五六月中。可以退敵否乎。如曰。輜重遲滯。不便隨軍。擇地屯糧。轉輸亦捷。則必節節設防。毋為敵襲。而後可。袁紹積粟於烏巢。經曹軍之輕襲。燔其積聚。而紹軍遂潰。承疇責司閩寄。應亦知餽需之必要。萬不容稍涉疏虞。乃進次松山以後。而杏山塔山諸要隘。未聞分駐重兵。保護餽道。坐令清軍馳入。襲取其糧芻而去。生命絕矣。何以自存。然使將士同心。背城借一。則以十三萬衆之兵力。與清軍相見於疆場。或亦為絕地逢生之一策。顧復士無鬪志。八總兵潰去其六。沿途四散。被敵俘戮者。不可勝計。夫平時無節制之方。臨事失綢繆之策。毆烏合之衆。以與勅敵從事。幾何而不

為所禽也。且松山被陷，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皆以不屈死，而承疇獨覲顏，願降身為元戎，甘心事敵，有明二百餘年之士氣，因承疇一人而掃盡矣。雖然，是亦由明思宗自啟之耳。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邊任經撫，而日間戰守於朝，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宜守而趣戰，稍一敗衄，即加以重辟，甚且如袁崇煥、孫承宗諸人，善於防邊，未嘗債事而殺之，而罷之，將士日懼中樞之羅織，惴惴焉無生人趣。於是忠憤者寧死於敵，狡黠者則寧降於敵矣。夫至洪承疇降，而清廷復多一窺明之嚮導，即無李闖之入關，吳三桂之乞師，明祚其亦不臘乎。誰謂思宗非亡國之君哉。

注釋

金國鳳

崇德四年，多爾袞等八塞，太宗亦親攻關外諸城，以為牽制。命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携大礮圍攻松山。明副將

金國鳳力拒之，有德等議穴地攻城，亦為圍鳳所却，乃解圍。

松山

在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在錦州城西四十里。塔山在錦

西南六十里。袁紹積粟烏巢

後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謀士許攸歸操，操用攸計，絕袁紹糧道，燔

其粟於烏巢。紹軍聞警，大潰。烏巢澤名，在河南省延津縣東南。

以將臨陣，四句

本明孫承宗疏中語。

八旗兵制



清代兵制。始於太祖。其始編立黃、紅、藍、白四旗。以純色為辨。每旗下以三百人為一牛系。轄以牛系額真。後定漢字稱佐領。一人。逮歸附者衆。增設四旗。為鑲黃、鑲紅、鑲藍、鑲白。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合為八旗。統率滿洲、蒙古、漢軍之衆。牛系額真以上。每五牛系設一甲喇額真。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都統。每固山設左右二梅勒額真。副都統。行軍之法。地廣則八旗並列。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撓越。交戰必互相策應。攻城必列陣始登。戎律申嚴。信賞必罰。故所向克敵。太宗嗣位。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人。即固山額真。佐管大臣二人。即梅勒額真。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人。出兵駐防。以時調遣。而佐管大臣。惟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天聰九年。復分設蒙古八旗。崇德七年。又分設漢軍八旗。略如滿洲八旗之制。云。

滿洲以武力開國。故太祖太宗之世。軍制獨詳。而文學政教未逮焉。雖然。僅以其軍制之詳明。為帝業之所由勑。吾固未敢遽信也。太祖初設四旗。繼增為八



旗曰正黃正紅正藍正白曰鑲黃鑲紅鑲藍鑲白是第以旗色為辨識耳。天下孰有行軍而無旂幟者耶。每三百人設一牛录額真。五牛录設一甲喇額真。每固山左右設二梅勒額真。是亦設官統兵之常事。何足怪者。即如行軍之法。地廣則八旗並列。地狹則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交戰必互相策應。攻城必列陣始登。以此教戰。不過為兵紀之森嚴而已。世之練兵者。疇不張旗鼓。申號令。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一若孫吳兵法。備寓其間。而一經臨敵。睹生死相逼之情形。且心目交眩。而盡失其素矣。平時之兵紀。惡足恃乎。太宗時。增設蒙古八旗。及漢軍八旗。因歸附之日衆。為軍隊之區分。固猶是太祖之遺規。猶是滿洲八旗之成制也。乃太祖用兵。戰必勝。攻必取。太宗踵之。亦所向無敵者何哉。噫。我知之矣。古之教戰也。教之於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况復兵農合一。將相不分。夏征有扈。而六事同行。周會孟津。而六卿咸在。朝無不知兵之吏。野無不知戰之民。

故殺伐張而國勢日昌。若滿洲開國之規模固猶行古道爾。滿洲以騎射成俗。田獵之役靡時不有。君長以下各率本旗兵偕行。是猶古時之蒐苗獮狩也。設官之初類以軍職兼他職。所謂固山額真梅勒額真之屬皆軍職耳。是猶古時之文武合途也。且太祖自起兵以後。征服滿洲諸部。蕩平海西各國。拔遼瀋陷廣寧。錦州寧遠間。游弋無虛日。太宗下朝鮮。降察哈爾。復連歲入明邊。彼豈不知黷武之非計。懼士氣之一怠。而不可以猝用也。大抵將以歷練而益勇。兵以百戰而愈強。教戰於平時。不若教戰於臨事。太祖太宗知兵之不可久用。故師一出而即還。知兵之不可不用。故師一還而復出。動靜有常。徵發以時。可生可死。不可敗。而天下遂無敵矣。目論者以為清初兵制秩序不紊。等威有辨。故不數十年而成帝業。或且謂建旗辨色以相勝為用。有五德兼全。及五行悉備之效。信如斯言。則中葉以後八旗具在。祖制猶存。何以強弱不同。竟一蹶不復振耶。徒法不能自行。鑒於清而可知矣。

注釋

有扈

古國名。在陝西鄜縣。夏后啟元歲大戰于甘。遂滅有扈。

六事

書甘誓。六事之人。六事即六卿。各司軍事。孟津渡。

名。在河南孟津縣。周武王發十三年。率六  
師。渡孟津。與紂戰于牧野。紂敗死。遂滅商。  
鬼苗獮狩。左傳。春。鬼。夏。獮。海西各國  
明。即。稱。海。倫。西。部。街。以。上。崇。德。朝。